解春集文鈔

解春集文鈔卷第十

錢塘　馮　景　山公

雜著一

漢武帝不贖昭平君死罪議

漢武帝女弟隆慮公主病困以金千斤錢千萬爲其子昭平君豫贖死罪帝許之主卒昭平君日驕醉殺主傅繫獄廷尉請論左右爲之請帝垂涕歎息良久卒加法焉而哀不能止馮子曰帝行法無所假貸則善矣吾獨恨其欺死弟而陷生甥則輕諾之過也何也方隆慮豫贖死罪時帝宜卽以流涕之所云者正告主曰法令者

先帝所造也用弟故而誣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又下負萬民不許其請然後慰之曰弟無憂兒子也吾擇嚴師傅以教之使不至於犯法而已豈不恩義兩全哉既許之而復殺之是帝自食其言而安忍無親也貳命不信賊恩不仁致赦以素不義一事三失涕何及矣且安知昭平君不恃帝許而日驕遂敢於殺人犯法乎昔絳灌等以竇長君少君所出微爲選士之有節行者與居二人卒爲退讓君子帝計不出此許之贖以驕之使至於恃恩觸法而又毅然殺之嗚呼死者復生而有不愧乎其言哉吾嘗攷帝行事雖法立而誅必然於

羣臣之當斬贖為庶人者實繁有徒如蘇建公孫敖張騫趙食其之屬皆是也他如膠西王端至驕暴所殺傷二千石甚眾帝未嘗問焉而霍去病射殺李敢帝為諱云鹿觸殺之其誣先帝之法不少矣昭平帝之自出又尚帝女夷安公主猶不得比於議親議貴之條也何故且帝赦天下殊死以下凡數見若昭平者醉殺非故獨子可矜即在齊民告災肆赦亦宜及之帝又嘗發罪人以擊南越募死罪為兵以討朝鮮赦囚徒發惡少年而出敦煌及七科讁為兵以伐宛安在死罪必不可贖而獨忍於昭平君試法耶然則主之豫為贖者乃所以購

其死也帝之輕於許者乃所以果於殺也而東方朔猶以誅不擇骨肉爲王道蕩蕩吾謂適開刻薄寡恩之路而已矣死而有知隆慮大望曰帝棄言焉將何以荅

光武遷呂太后廟主議

光武中興遷呂太后廟主於園上薄太后尊號曰高皇后配食地祇袁宏乃曰先君之體猶今君之體推近以知遠則先後義鈞也而況彰其大惡以爲貶黜者乎陋哉斯言光武告祠高廟數語仁之至義之盡雖聖人復起不能易矣春秋書夫人孫於齊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呂后淫虐不道謀危社稷是高皇帝之罪人也絕

不爲親諱曰非禮亦削發掘諸陵呂氏之屍遂遭汚辱是天醜其德假手赤眉以昭大罰而尚可崇廟享配地祇也乎光武貶黜之也固宜薄太后母德慈仁子孫延祚誠非溢美春秋之義母以子貴配食高廟豈過舉哉或曰薄非適也非適而並后非禮是不然春秋文四年書夫人風氏薨風氏莊之媵僖之母也媵而稱夫人稱薨且書葬我小君成風非以子貴故耶後此三書一宣八年一襄四年一昭十一年皆書夫人書薨書葬我小君無異辭焉而謂薄太后親生孝文皇帝賢明臨國猶不可以上尊號乎今夫大旱雩祭而請雨大水鳴鼓而

攻社天地陰陽等耳或請焉或怒焉者何曰大旱者陽滅陰也固其義也雖太甚拜請之而已大水者陰滅陽也是卑勝尊也逆節也日食亦然故鳴鼓而攻之朱絲以脅之爲其不義也董子曰脅嚴社而不爲不敬靈絕母厲而不爲不孝義是道也夫豈袁宏所能知哉

濮議議

宋兩制官議以濮王稱皇伯父歐陽子則據儀禮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及開元禮爲所生父齊衰不杖期爲所後父斬衰三年是所後所生並稱父母古今典禮無改稱皇伯之文此言良是景嘗觀史自兩漢時雖叔姪

皆稱父子未有本生之父顧改稱伯叔者也疏廣謂兄子受曰豈如父子相隨出關蔡邕叔父質爲程璜所中邕自陳表謂欲陷臣父子由是觀之卽烏有本生之父而可改稱伯者哉夫宣帝之失在立廟京師不在稱考始議謚時有司奏爲人後者爲之子故降其父母不得祭陛下爲孝昭皇帝後承祖宗之祀親謚宜曰悼考悼后當時固未嘗以史皇孫稱考爲有妨昭帝則安得以濮王稱考爲有妨仁宗乎然可以稱考而不可以稱皇歐陽至謂恭王稱皇乃師丹所許此則遂非文過之辭後世竟爲張桂藉口言可不愼乎吾故著之以爲議大

禮者取衷焉

旅獒說

閻子駁尚書古文旅獒云云景深有味乎其言也古人字多假借有以形相近而讀者素隱之爲索隱有以聲相近而讀者旣稟之爲餼稟有以形聲俱相近而讀者親民之爲新民有形旣不同聲亦各異徒以義當讀作某者命也之爲命鄭氏以爲慢程子以爲怠是也安國經中書原有旅獒篇馬融鄭康成親從講習知旅獒不得讀以本字故注書序馬云作豪酋豪也鄭云獒讀曰豪西戎無君名強大有政者爲酋豪國人遣其酋豪來獻見於周蓋從篇中文與義定之也僞作此篇者止見書序有旅獒字遂當以左傳公嗾夫獒焉爾雅狗四尺爲獒之獒若馬鄭兩大儒爲不識字也者蓋嘗論經史中字多不從本字爲文若劉之爲殺也盤庚重我民無盡劉周頌勝殷遏劉蔡之爲放也禹貢二百里蔡左傳蔡蔡叔離之爲麗也易離卦離麗也

國風雉離于羅禮昬經曰納徵束帛儷皮旬之爲均也豐卦雖旬无咎內則旬而見音之
爲蔭也妃之爲配也平之爲便平聲也他如賫讀爲齊巽卦
喪其賫斧圮讀爲弊堯典方命圮族術讀爲遂月令審端徑術鮮讀爲獻天子
乃鮮羔開冰辨讀爲貶玉藻立容辨卑毋讇美讀爲儀少儀鸞和之美建讀爲
鞬樂記名之曰建櫜浮讀爲罰投壺若是者浮政讀爲征周禮小司徒施其職而平
其政奠讀爲定賈師展其成而奠其賈奠又讀爲停匠人爲溝洫凡行奠水修
讀爲滌司尊彝凡酒修酌果讀爲祼大宗伯攝而載果貍讀爲埋鬯人瘞貍
之舍讀爲釋大胥春入學舍采詩騶鐵舍拔則獲繩讀爲孕薙氏秋繩而芟之个
讀爲幹考工記上兩个與其身屬讀爲注函人犀甲七屬空讀爲孔眡其鑽空
衆讀爲終春秋衆父卒恪讀爲客左傳以備三恪渠讀爲遽史記何渠不若

漢紅讀爲功漢紀女紅大紅之類隃讀爲遙漢書兵難隃度訟讀爲公呂后紀未敢訟言誅之胥讀爲揟風俗通怪神女胥新從胥家來醳讀爲釋史記醳兵泣讀爲澀素問脉泣而血虛又如惡池讀爲呼駝禮器頎典讀爲懇殄考工記輈欲頎典肅爽讀爲驌驦左傳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旖旎讀爲猗儺平聲楚辭紛旖旎乎都房相如賦揚雄賦皆同於菟讀爲烏塗日磾讀爲蜜低帛喜讀爲伯嚭王充論衡繟繞讀爲袞冕管子君臣上篇之類其義與音均不得就本字而爲之辭也明矣至於桓字有三同禹貢西傾因桓是來又和夷底績水經注和卽桓漢書注桓楹卽和表和表又轉爲華表桓譚新論隋志作華譚○能字有三能象熊之形許氏謂能熊屬音台禮記耐可之耐音能殷字甄字有三音夏殷之音姻左輪朱殷之音爲殷其靁之音隱○漢書甄表門閑之音眞左傳左甄右甄之音

專周禮典同薄聲甄之音震惡字率字有五音五義善惡之音屋好惡之音烏惡任之音烏周惡夫印之音亞惡衣惡食之音阿乙將率音帥殺率藻率皆音立是名音刷晉率音朔算法約率音類緜有六義離有十六義辟有三十七義見景別著褒有四音齊有五音賁有七音見易疏從有七音差有八音敦有九音敦厚音墩敦彼獨宿音堆樂記樂者敦和音純敦彼行葦音團敦弓既堅音雕周禮每敦一几音幬周禮度量敦制音準周禮珠槃玉敦明堂位有虞氏之兩敦音對爾雅敦丘如覆敦音鈍苴有十四音若皆如字以求不亦繆戾乎矧字有正訓則非者如息長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訓長亂治也擾順也荒定也荒度土功遂荒大東之類臭香也糞除也遺墜也草不潰茂是用不潰于成結解也親結其縭坐跪也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浮沈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面背也面縛銜璧呂馬童面

之皆美惡相對之字而反用之必解本字則義有弗通焉耳彼僞作旅獒篇者文從字順固亦易使人信何也葢成周時原有越裳獻白雉及兩漢時大宛貢天馬月氏安息獻扶拔師子條枝獻大爵永昌徼外夷獻犀牛大象若斯之類世咸通曉反覺馬鄭兩大儒爲不識獒字也者景因詛曰惜哉古詩協韻不然誰信龍當讀爲寵者乎商頌長發云荷天之龍若直以本字作解附會如黃帝鑄鼎成有龍垂胡額下迎夏后孔甲天降龍二漢文帝時黃龍見成紀之事而謂湯承天之嘉祥時則有龍降於庭人孰敢牴牾其說者哉

旅獒說二

馮子曰旅獒之獒當作豪決然無疑也奚以言之其證乃時時見於他說一汲冢周書王會解四夷獻犬者有三渠叟以鼩犬而非獒也匈戎以狡犬狡犬者巨身四尺則亦獒類矣然而匈戎乃北戎非西旅也正南六蠻甌鄧桂國損子產里百濮九菌六者南蠻之別名獻短狗而又非西旅與獒也一竹書紀年於周武王十三年書巢伯來賓於十五年書肅愼氏來賓信有西旅獻獒之事有不大書特書者乎然幷不書西旅來賓者何巢伯肅愼氏皆其國之君西旅第遣其酋豪來獻耳非君也非君則不書一魏張

揖廣雅其釋犬屬也殷虞晉獒楚黃韓獹宋猘使武之
旅獒旣明見於書乃獨不曰周獒而曰晉獒乎張華博
物志亦然物名攷云周穆王有犬名耗毛白晉靈公有
畜犬名獒他如韓國有盧宋犬曰鵲與揖說同亦無及
西旅獻者彼皆信傳不信經言晉不言周述後不述前
學者空亦可以思其故焉夫逸周書古矣固無論卽魏
張揖晉張華猶必習見馬鄭獒作豪說信而弗疑也故
吾讀羣書而旅獒之誣乃益明

漸說三篇

吾於揚子雲論進若水而得漸道何也天下之理剛不

能漸柔漸之柔莫如水晝而夜夜而晝盈科而後進不放乎其域不止也學亦然今人爲學莫不欲一日而畢之明日怠後日怠惟聖賢人日日如一日必不以一日廢日日無他漸也漸則久久則成

事功肇舉可三日了之者有小丈夫焉悻悻然曰吾能一日了此而疲精單力鹵莽爲之亦鹵莽報之矣此皆好逸之心使然明日後日謂可無事以嬉也未幾而決裂則引日長耗力詎甚悲夫孟子曰其進銳者其退速老子曰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故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疾行莫如日而不一刻盡必刻刻而積之積刻爲時積時爲日積日爲月是故穀梁氏曰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積分而成於月者也積月而四時成歲以延乎百千萬億年百千萬億亦一息之積也不一息不能百千萬億延無窮之紀日升於東而沒於西其升也以漸故禹貢東曰漸西曰被有以哉漸女歸吉利貞止而巽進以正故往有功合抱之木生於毫末千里之行始於足下鴻飛木長如其漸如其漸

古平十韻通說

或曰古詩眞文元寒刪先六韻通轉從無一字闌入庚

青蒸侵韻則四韻之不通眞文豈是無疑此言殆非也

夫六經中有韻之言及春秋內外傳國策諸子書其六

韻通四韻者多有今屢論漢魏晉諸樂府及杜韓古詩

而不上溯三百篇及楚騷可乎如國風山有榛隰有苓

眞通青靈雨既零章青通眞先小雅不弔昊天鐵因亂反

靡有定唐丁反式月斯生俾民不寧先通庚青有鳥高飛

亦傅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居以凶矜先

眞通蒸大雅价人維藩六句元寒通庚青雖無老成人

四句眞通青庚雲漢首章則先眞通庚青不惟周詩離

騷亦然其曰肇錫余以嘉名字余曰靈均非庚通眞乎

九歌合百草兮實庭四句非庾青通文元乎秋蘭兮青青四句非庾青通眞乎莊子爲善無近名七句又非庾青通眞先乎至於宋玉九辯泬寥兮天高而氣清憯悽增欷兮薄寒之中人云云其庾通眞不一而足又招魂放陳組纓四句則庾通眞先獻歲發春汨吾南征則眞通庚縣火延起兮玄顏蒸步及驟處兮誘騁先則蒸通先他如賈誼弔屈原辭曰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遭世罔極兮乃隕厥身庾通眞枚乘七發第四條其庾青蒸侵通眞先班固封燕然山銘序其文眞先通庚青又皆章章如是兩漢猶然不獨風騷也噫第執古樂府及杜

韓詩謂六韻通轉從無一字闌入庚青蒸侵四韻而不上窺風騷是襲流忘源亦何異於信耳孫而疑鼻祖耶夫恐作詩者用韻氾濫而第以六韻通轉限之未爲不可若謂漢魏杜韓以前四韻必不通眞文則固矣余故爲是說以曉學者

鼻息說

天子元首也二三執政股肱也諫官王之喉舌也此見於詩書傳記天下之公言也庶人鼻也其歌謠詛祝謗議猶鼻孔之息也此景一夫之私言亦天下之通義也人莫不曰一身之中首爲元股肱次之喉舌又次之至

於鼻具體而已其爲息也微而吾曰不然息最重有息而後有鼻有鼻而後有口有口而後有喉舌有元首有股肱蓋九竅百骸四體之衰彊存亾懸於鼻息矣其微也乃其所以成鉅也蓋身常存而精力彊健者氣爲之噓吸吐納也口可以終日閉而鼻息不可一刻絕今使緘其人之口而又塞其鼻之息外不得呼而內不得吸則其死也不旋踵夫然後知口可以終日閉者以鼻息爲之通也古之聖帝明王知之其取於臣也畧而取於民也詳諍臣七人耳時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而師箴而瞍賦而矇誦而百

工執藝事以諫而庶人謗而士傳言而官司相規徇木鐸於塗採臚言於市登其歌謠審其詛祝察其謗議於以明四目達四聰而股肱良元首康也鼻息之重何如曰吾有口鼻可塞視其喉舌雖具而若無口旣且鉗結莫得開說以爲常而鼻息又塞則周身之氣堙閉而不通氣不通則手足無所措耳目眩亂以致疾而危其身故曰防民之口甚於防川老子曰谷神不死是謂牝牝注牝天也於人爲鼻牝地也於人爲口牝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緜緜若存用之不勤則與吾說有合也

陪臣執國命解

孔子不言禮樂征伐自陪臣出而曰執國命其辭信其義精蔡氏蒙引仍以禮樂征伐之事爲國命者非也家臣雖專政無行禮樂征伐之事者也禮樂征伐必交乎四鄰而國命不出境陪臣執之云者猶彊奴抗孱主第相鬬於門之內而已矣禮樂征伐自大夫出何也曰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境春秋之大夫交政於中國凡盟會之事皆與焉大夫而僭諸侯久矣若陪臣雖稱兵據地甚至囚執其主而卒不得與於會昭定哀之閒可徵也南蒯也侯犯也公山不狃也陽虎也皆季氏家臣執國命者也然春秋經於昭十三年南蒯以費叛不書

定八年陽虎入於讙陽關以叛不書十年侯犯以郈叛不書十二年公山不狃帥費人以襲魯不書不書何也略家臣也其略之者何也家臣賤名氏不見聖人謹微蓋絕之於其端焉耳不可以告廟不可以赴於諸侯故嚴其防而不書而後陪臣懼寶玉大弓魯之重器也陽虎竊之竊重器必書而又不可以陪臣辱故書盜不然春秋之法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懲不義也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是也而蒯叛也不書第書叔弓帥師圍費而已虎叛也不書第書盜竊寶玉大弓而已犯叛也不書第書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而已不

狃襲魯也不書第書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而已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子洩及身而出奔南蒯者南遺之子也二世而出奔陽氏爲季氏家臣至虎三世而出奔其弟陽越死於亂三世而不失者希矣聖人之言春秋法備焉義精而辭信

賜履解

或有問於馮子曰賜履上殿既稱殊禮創自漢高於古何昉乎抑賜履始得履其餘卿大夫士豈皆跣而行邪馮子曰善如子之問微子吾固將明之賜履之制見於詩大雅及豳風狼跋之章漢高蹤而行之非創也大雅

韓奕之詩尹吉甫美宣王能錫命諸侯而作也其曰韓侯受命毛傳云受命爲侯伯也旣曰榦不庭方又曰因以其伯此非九命作伯而何於是乎殊禮以尊寵之所云王錫韓侯玄衮赤舄是也而狼跋之美周公曰公孫碩膚赤舄几几赤舄者人君之盛屨也毛傳時公欲老成王又留之以爲太師履其赤舄而其舄之飾几几然本鄭箋孔疏此以知賜履之爲殊禮惟上公九命始克有之外而王官之伯必韓侯若也內而太師之尊必周公若也蕭何於漢家勳實惟第一於是師古之制以崇元功其見於經傳炳炳如是而謂漢高創之乎然則所賜之履

其制舄其色赤其飾曰絇曰繶曰純繶也者牙底相接之縫綴絛於其中者也絇也者屨頭以絛爲鼻者也純也者以絛爲口緣者也士冠禮及天官屨人之職皆可攷而知也夫王吉服有九舄有三等赤舄白舄黑舄赤舄爲上王與諸侯同者也鄭氏謂天子諸侯吉事皆舄其餘唯服冕衣翟者舄耳然則赤舄者屨之至貴者也故惟公侯受王錫命得屨赤舄赤舄必配冕服如周公袞衣繡裳而後屨赤舄韓侯玄袞黼裳而後屨赤舄鄭氏云舄各象其裳之色賈疏玄袞者冕服皆玄上纁下而畫以袞龍云赤舄者象纁裳故也知韓侯亦纁裳以此他如九錫自王莽始袞冕句屨句卽絇其一也與服志云赤舄絇屨以承大祭則句屨卽赤舄也集覽云句者屨

爲頭飾出履一寸其形岐頭曹操自加九錫袞冕之服赤舄副焉是故赤舄配袞冕而行者也小雅車攻之詩赤芾金舄亦然故曰唯服冕衣翟著舄餘皆屨而已矣案王后吉服六唯祭服有舄爭舄爲上禕衣之舄也鞠衣以下皆屨耳奚以明之屨人之職曰辨外內命夫命婦之命屨功屨散屨皆不言舄又鄭註複下曰舄單下曰屨下謂底複重底也有以知舄貴而屨賤也夷考其制命夫之命屨纁屨也命婦之命屨黃屨也功屨則白屨黑屨孤卿大夫九嬪內子之服也士及士妻謂再命受服者散屨也即素屨之去飾者也見於鄭注如此賈公彥云命夫之命屨者以其經不云舄惟云屨大夫以上衣冠則有命舄無命屨故知命屨中唯有屨而已由

是觀之古者卿大夫以下各有所命屨並皆跣足以行於殿陛間者哉然則赤舄定何飾也曰赤舄之飾黑繶鄭氏云凡舄之飾如繢之次赤繶者王黑舄之飾則知赤與黑南北對方爲繢次也鄭氏又云王及后之赤舄皆黑飾則吾言信而有徵蓋黑舄赤繶白舄青絇對方之色唯王與后然餘屨則否案士冠禮曰玄端黑屨青絇繶純素積白屨緇絇繶純是則黑屨青飾白屨黑飾東北西北皆比方爲繡次不敢對方爲繢次惟曰爵弁纁屨黑絇繶純獨南北相對者何也尊祭服故也賈疏謂凡舄皆不與屨同而爲繢次則舄貴屨賤益明矣蓋

屨爲對文有異散則相通散言之如曰赤舄人君之盛屨也對言之則赤舄䍂舄素屨葛屨各異焉耳然則閻徵君百詩謂朝不脫屨易屨爲屨其可也

疑大邑周非武王語

孟子所引有攸不爲臣以下至大邑周乃史臣述士女之辭晚出武成作武王語疑非是案今文大誥曰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多士曰非我小國敢弋殷命而召誥於勝國一曰大國殷再曰大邦殷多士甚且曰天邑商不惟是也越三世而至康王之誥尚曰皇天改大邦殷之命其自卑以尊勝國至於如此大雅大明之詩一

則曰變伐大商再則曰肆伐大商夫此乃周文公推揚
前烈者而尚云然惡有武王初得天下徧告羣后輒侈
然自尊曰大邑周邪楚子合諸侯於申椒舉曰臣聞諸
侯無歸禮以爲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愼禮矣楚子示諸
侯侈椒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
侯所由用命也桀紂周幽皆所以示諸侯汰也諸侯所
由棄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可乎弗聽今武王告羣后
乃曰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天子自稱曰
予一人禮也敢云我周王哉矧自詡大邑周其汰已甚
曾謂敬勝如武王始得諸侯顧乃震而矜之同汰楚靈

不禮以爲歸而示諸侯侈乎此事理之必無者且趙岐稱孟子尤長於詩書七篇中引詩及他書無一相左茲引武成乃獨枘鑿如此乎必不然矣

駁閻百詩毛朱詩說

世儒疑晚出古文尚書爲僞者多矣然無有疑國風爲非夫子删訂之舊本者惟閻若璩百詩氏毛朱詩說頌言之右朱集傳而左毛公序謂鄭衛諸詩皆淫者自作非刺奔反謂朱子詩集傳出一洗末師專己守殘之陋噫異矣春秋鄭七子賦詩及六卿餞韓宣子於郊其蔓草褰裳諸詩皆明見左傳若云皆淫者自作則牀笫之

言踰閑豈獨伯有爲戮也哉夫孔子明言鄭聲淫子夏亦云鄭音好濫淫志非曰鄭詩淫也而師乙且云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天下有正直廉靜之淫詩乎哉今百詩乃曰孔子何人豈錄淫詩以誨萬世遂謂漢儒徒見三百五篇名目散軼不存則每取孔子所刪所放之餘一切湊合以足其數爲小序者不察亦一切以其得於師者槩之曰刺淫此其所由失也百詩亦頗稱通儒何大繆無忌憚至此今乃知其誤葢本程篁墩之邪說而篁墩則据劉歆傳而刪改其書以就己意者歆傳中有移太常博士一書其本文最爲詳晰明白篁墩輒

刪之曰孝文皇帝詩始萌芽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刪去下文故嚚疑竇案本文云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於建元之間此言三經師儒說經所始非言至是始有詩也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爲者說也學也如女爲周南召南高叟爲詩之爲則知今詩乃出漢儒之所綴緝非孔子刪定之舊本矣見今張潮所刻　昭代叢書乙集此緣誤解爲字同造作義又未達相合而成是成詩傳非成三百篇也遂謂漢儒一切湊合以足其數而并詆小序豈不謬甚哉既而讀宋史王柏傳乃知篁墩之謬又本於魯齋遠有端緒而非自篁墩始也柏之言曰今詩三百五篇豈盡定於夫子之手所刪之詩容或

有存於閭巷浮薄之口漢儒取以補亾此或亦由誤讀劉歆本來乃
定二南各十有一篇兩兩相配退何彼襛矣甘棠歸之
王風削去野有死麕而黜鄭衛淫奔之詩其無知妄作
敢於非聖如是篡墩百詩承其濫觴又何足怪也王陽
明茅鹿門詩非全經之說皆柏作俑是皆有意迴護朱
集傳而詆小序旣詆小序遂敢於斥國風爲非舊本孟
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景則曰盡疑經則千古無經
矣毛西河先生謂于日本欲滅國風而先删改漢書以
就己說此等用心甚於焚書坑儒與滅古文尚書同一
機智凡讀聖經者所當其爲救正者也烏虖景爲此駁

亦豈得已哉

駁胡康侯鄭伯克段于鄢傳

春秋一書克而叔段稱兵襲國無君無兄罪狀顯然且鄭伯舉師伐罪力可執戮段以樸絕其命乃第克其地而已緩追逸賊以全親親之愛猶使段得奔共久處故鄭人稱爲共叔段後又奔莒以餬其口於四方鄭伯未嘗正告友邦溢殺之以正無將之誅可謂仁厚矣故孔子於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閒止此特筆一書克者予鄭伯而罪段也胡氏不達斯義乃反專罪鄭伯失教養成其惡爲利其斃蓋誤以鄭莊公自言無庸將自及厚

將崩諸語遂据爲罪案不知此第泛言其理當然耳如果處心積慮欲殺段何乃率師伐罪而反縱之逸姑一克其地遂反兵哉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豈曰亂賊之君父懼乎今乃舍亂賊而專罪其君父閞卷定律子臣漏網君父受辜則王法淪天理滅矣雖使胡亥著書楊廣執筆猶不敢顯然顛倒錯亂至於此極而謂聖人明是非垂法戒之大經顧刺謬乃爾哉然則孔子書克全然予鄭伯邪則又非也孔子見人一善而恕其百非其事也其文也而義自在其中孔子之意若曰世安有隧毋射王之逆人而獨能善全兄弟一倫猶

若此乎終春秋特筆一書克不再書者唯此而已彼隧
毋射王二事鄭旣不赴於魯史無從書故特於此開一
例其書法寬而嚴寬者仁之至嚴者義之盡傳譏失教
特言外餘文耳孔子成春秋立萬世子臣之大防而康
侯設淫辭而助之攻以利天下之亂賊其愚君愚父反
俯首而就深文其義安在讀春秋者愼毋爲胡氏之說
所惑亂也哉

駁魏叔子論策二條

今海內文章家吾頗賞寧都魏叔子爲有筆尤長於論
議乃其中立言不臧貽禍後世正不少其尤甚者如宋

論惜岳忠武未可與權且謂忠武一日爲純臣則舉朝忌之殺之忠武一日爲叛將則舉朝畏之尊之意叔子或病狂而爲此言乎夫士君子立言大者扶植綱常次亦須通達世務教臣以叛既不可以垂訓又況全不曉事勢當日金源方熾宋將兵柄又不一忠武一逆命若張若韓若劉誰不奉命討叛臣者更不待賊檜藉莫須有三字誅之矣至讀其宦官策云外庭內宮之間例選民間寡婦年五十以上端愼足使者充之予不禁驚心駭目掩卷大息曰禍天下之寡婦守節不終而更二夫者必藉此言夫其居心不仁其立言不義若執柄者行

其策流毒無窮禧之罪大矣或云此議創於其兄善伯空乎戕於兵而禧亦客死無種也哉吾友沈位山曰一言而造無窮之福一言而傷天地之和言之不可不慎如是凡小有才而輕弄文墨者尚其戒之哉

嚴光客難駁

稚黃子作嚴光論譏其傲君無人臣禮又著客難非之晁以爲此下塘陳祿之緒餘也稚黃子倘亦激於衞世之深心非得已乎而吾謂不如其已何也以子陵爲賢而慕效之尚不失爲高節亢志之人若非貶子陵則人惟知有軒冕之尊將不復知賓臣師臣之義其極也臣

諸君驕勢崇道賤其害不爲細故曰其不得已也不如其已也漢高威加海內而終不能臣四皓世宗常踞廁見大將軍而不冠不見汲黯後世愈以此賢兩主而兩主亦不以其故損威世祖白衣起兵光復大物內平四海外讋百蠻其所少者非威也一彊項令猶賞之何責禮故人爲梁武與何子晳有舊及踐祚徵爲侍中子晳手捋帝鬚曰乃欲臣老子邪況子陵之卓卓何等惡得以長傲逆倫譏之也哉穉黃子曰當時在廷諸臣望劾光大不敬請加罪帝曲赦之放令還山而不復加禮焉斯情與體俱得之烏虖博聞强記如穉黃子猶不熟漢

書乎博士范升奏光誇上求高大不敬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亦各有志焉當時處士自高帝德自大臣子自敬朝廷自尊情與體何嘗不兩得也稚黃子又罪其移風俗而成黨禍此大不然士君子品節不當高峻顧以同流合汚爲可耶一變而胡廣趙戒非不曲謹然猶糞士也彼其人較三君八俊夫誰優劣哉

二疏贊駁誤

蘇子瞻才大氣橫而行文用古事時有差忒其作二疏贊曰孝宣中興以法馭人殺蓋韓楊蓋三良臣先生憐之振袂脫屣使知區區不足驕士其立意甚高然考二

疏去位在元康三年後二年蓋寬饒自剄北闕下又三年韓延壽誅又三年楊惲誅方二疏去時三良臣者尚無恙乃謂二疏憐之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景不揣固陋欲改憐之二字爲知幾豈直文無繆類詎見二疏番知高蹈鴻飛冥冥爲不可及耳且此亦非臆說也廣謂受曰宦成不去恐有後悔豈如歸老故鄉以壽命終不亦善乎一似眞能前知三良臣之不得其死然而借鑒以自危懼者易曰知幾其神乎二疏之謂矣爰正其謬以示學者讀俾無訛焉

駮陰陽家言

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君子惟盡人之道而天不能違故精數不若明理嘗觀漢藝文志陰陽家者流蓋出羲和之官欽若昊天敬授人時及拘者爲之則牽於禁忌泥於小數舍人事而任鬼神及其流失自建武以後圖讖之說興而占驗風角之術往往禨祥巧中於是誣惑於人心而不可移然吾博觀往迹亦略備矣知其書可焚而其術可廢也今世尤惑者卜葬一事若以窮達壽夭皆此所致遂有久淹親柩不葬者有既葬失利而改卜者有謀人宅兆而遷就馬鬣者嗚呼藉骨之朽以㢘家之肥可爲不仁不知矣其亦考諸禮乎古者天子諸

侯大夫士葬皆有月數是古人不擇年月也春秋九月丁巳魯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是不擇日也鄭葬簡公司墓之室當路毀之則朝而窆不毀則日中而窆子產不毀是不擇時也古之葬者皆於國都之北兆域有常處是不擇地也呂才之敘誠爲篤論世有明理君子其孰能違之元陵之葬德宗見輼輬車不當馳道問其故對曰陛下本命在午不敢衝上哭曰安有枉靈駕而謀身利乎命改轅直午而行其後宣政殿廊壞將作奏十月魁罡未可修上曰但不妨公害人則吉矣安問時日卽命修之夫德宗情多猜忌而所見之

達如是亦不聞其違陰陽以致咎也且漢明帝以反支日受章奏而天下稱其賢宋武帝以四廢日拜領南蠻校尉而天下稱其達唐太宗以辰日哭張公謹而天下稱其仁李愬以往亾日攻吳房而後世稱其智此無他惟理之從而不拘於數能盡人道而已矣故曰君子道其常

朱子駁詩古序辨

鄉先生毛稚黃氏說三百篇無淫詩予善之詩古序雖或不盡出卜子梁昭明指爲子夏范蔚宗指爲衞宏宏得之九江謝曼卿大要漢儒去古未遠必確有所師承而漢之傳詩者四家自鄭爷

受毛詩於馬融融作傳玄作箋謝曼卿亦受諸毛公而傳賈徽衛宏賈逵之徒毛學遂孤行於世其所以孤行至今者必可以兼浮邱轅固韓嬰三家之學而獨成其是者也今朱子於十五國風強半駁之何所据依而然孔子於鄭謂其聲淫非以詩也所謂鄭聲好濫淫志是也考之古序如將仲子刺莊公也遵大路思君子也有女同車山有扶蘇蘀兮狡童皆刺忽也褰裳思見正也丰東門刺亂也風雨思君子也子衿刺學校廢也揚之水閔無臣也出其東門閔亂也野有蔓草思遇時也溱洧刺亂也今朱子多目為淫奔者自作雖甚無良不為此匹夫匹婦私會於牆陰而明日有傳之者矣彼其心惟恐人之傳之也烏有自宣其醜者歟而聖人又何乃取

淫人之詩連篇累詠存於篇則所刪者何詩也此事理之必無者吾觀春秋鄭六卿餞韓宣子於郊子齹賦蔓草子太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同車子柳賦蘀兮而宣子喜之其非淫詞明也不然鄭伯享趙孟於垂隴七子賦詩而伯有爲戮夫非以牀第之言踰閾乎哉嗚呼明於思無邪之旨亦可信三百篇無淫詩其說爲不誣

政逮大夫四世辯

孔子曰政逮於大夫四世矣孔安國注文子武子悼子平子朱子集注乃以武悼平桓爲四世孔注則有文無桓朱注則有桓無文將何說之從馮子曰悼子非卿也

非卿則未執政故其卒也不書於經非文武平桓比悼子先武子卒平子以孫繼祖觀孔子世家信然左傳樂祁曰政在季氏三世矣杜注文武平又曰魯君喪政四公矣杜注宣成襄昭夫君必失政而後臣得專政今朱子於祿之去公室五世則云魯自文公薨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而君失其政歷成襄昭定凡五公旣從鄭說亦合杜注乃五世斷自宣公而四世則自武子武子立襄五年上溯宣八年凡三十有四年此三十四年中政安歸乎故知專政自文子始決無可疑者孔鄭杜皆名儒說皆有徵然令人童習朱注至於白首遽易其說猶

未足以厭其心也抑知有明見於傳且與孔子同時人而察察言魯卿專政自文子者如史墨之對趙簡子是也其言曰季友有大功於魯受費以爲上卿至於文子武子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失國政在季氏於此君昭公也四公矣豈非政逮四世之確證哉是則四世爲文武平桓而悼子不與焉朱子復起必從吾言矣

讀論語

論語二十篇孔子七十以後之言居多矣何也史記孔子去魯年五十六凡十四歲而反乎魯其爲七十無疑

所云歸與歸與以裁吾黨小子答問於是焉多七十從心假我數年之語可徵也又考家語七十二弟子解及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其載歲數特詳惟子路少孔子九歲其曾閔樊卜顓孫澹臺皆少孔子五十以下而子淵子羔子賤子游及原冉公西端木之徒皆少孔子四十上下此鑿然二書可考者孔子七十時曾子才二十四歲耳而其書尚成於門人且記曾子啓手足語曾子沒時孔門弟子畧無存者矣則其不能紀遠斷可知也甚矣學者著書立說戒蚤成而傳遲蓋有以也況乎聖人之道貴行哉言其不得已而言而紀之於書豈有名心

哉是故揚子曰聖人之辭可爲也使人信之所不可爲也聖人大懼夫吾道不行吾生將盡無以垂教於後世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萬物紛錯而莫與正也在則人亾則書以折羣淆而定衆亂亦其不得已焉耳董子不云乎聖人所欲說在於仁義不然說不急之言以惑後進者君子所甚惡也苦志盡情頭白齒落尚不合自錄也哉吾見今世學者之易爲之也德不踰人才非作者讀書不盈數卷閱年未底中壽而文章滿家噫何居乎

讀孝經

何休述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此本鉤命決之文而汪端明以爲此書多出後人附會朱子亦作孝經刊誤蓋以其書非復孔氏之舊也善乎歸震川之言曰宋元大儒卓然獨見其所去者是矣而所存者又未必純乎孔氏之舊也則莫若俱存之夫孝經十八章河閒顏芝所藏芝子貞之所出也而古文孝經多閨門一章則孔氏壁中所藏魯三老之所獻也正宜並存以待學者之自擇則眞僞不可掩奈何卒以顏本爲定也唐開元中史官劉知幾議宜行孔傳廢鄭注證其非康成者十有二司馬貞等排之卒行鄭學後明皇自注元行沖造疏頒

於天下遂以十八章爲定今石臺孝經是也則古孝經之廢自此始矣桓譚新論云古孝經千八百七十二字今異者四百餘字唯是閨門一章旣出孔壁古文流傳漢魏未之有改司馬貞獨以爲隋劉炫僞作而黜之豈非有見於唐朝閨門不肅而爲國諱邪所謂逢君之惡其罪大者也於是乎馬嵬之禍不旋踵王安石謂春秋斷爛朝報不列學官而宋遂北轅嗚呼唐則閨門之教廢宋則復讐之義亾也小人侮聖人之言而禍及家國悲夫惟司馬君實確信古文以謂孝經尚書俱出壁中今人皆知尚書之眞而疑孝經之僞何異信膾可啗而

疑炙之不可食也願吾所望於學者豈徒誦讀云爾哉

讀柳子

予嘗讀唐書觀王叔文之黨所謂八司馬者皆天下才子也而陸淳劉禹錫柳宗元爲冠柳子之才尤奇其位最顯名最下者韋執誼耳韋之才不及柳遠甚特以蚤附叔文最先引用居相位後迫公議時時有異同遂與叔文敵讐彼執誼且然則柳子之不爲黨人川斷可知也今以柳子之才肎附叔文同中書平章事豈足道哉史第言八司馬爲黨卒無一事可實著其黨之罪以斥劉柳者既以黨得罪尚欲以柳易播是其同道爲朋不

以黨爲諱也且夫叔文固小人然素自負其過在專權
自用欲誅宦官强公室反爲所勝被禍耳亦無他殃民
誤國之罪觀順宗實錄如罷宮市貶李實停月進出宮
女禁五坊小兒遣教坊女妓焚容州所進毒藥委常參
官各舉所知及敘川姜公輔蘇弁鄭餘慶陸贄陽城於
貶所吏皆稱其人情大悅而叔文侍東宮時自言讀書
知理道乘間常言人間疾苦順宗將大論宮市事叔文
說中上意則其人機穽亦非無深識遠慮者可比因言
某可爲將某可爲相幸異日用之然則劉柳無求於叔
文而叔文引劉柳以自重此則情之所有也柰何後世

君子不察遽斥爲黨哉漢楚王英謀逆陰疏天下名士顯宗得其錄繫治數千人如尹興陸續梁宏駟勳輩之所連及率一切陷入無敢以情恕者凡僉王將大有爲必陰疏天下名士以自助事敗而及焉所謂楚國亡猨禍延林木者也幸當時大賢如陽亢宗陸敬輿皆未聞詔而卒於貶所耳設爲引用亦誅二公爲黨人否甚當日有所拘忌不得不深排而力詆之今已千載猶爾邪宋子京作柳子厚傳言衆畏其才高懲艾復進故無用力者今讀貶永州後與人諸書既不文過又嘗自訟此君子引咎傷痛之詞則然而後世且據以爲口實嗚呼

小人論古無識亦見其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此也
今其文自在千古學者果平心易氣讀其書又觀其行
事沒且爲明神而生冐爲姦黨哉

解舂集文鈔卷第十

解春集文鈔卷第十一

錢塘　馮　景　山公

雜著二

持盈十鑒錄一

高爲其居危顛莫之救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國家之將興也君子自以爲不足其亾也若有餘吾嘗賞此三達人之言夫無底之管天下不能實之以乘其所處者虛也故有道者不平其稱不滿其量盛而不落盈而不昃者自古至今未之有也居上之患莫大乎主盛處賢而自予雄趙括爲將東向而朝軍吏無

敢仰覩一念之盈殺身亾軀阬長平四十萬衆而有餘滿之爲害也大矣是故管子曰釜鼓滿則人槩之人滿則天槩之故先王不滿也秦始皇欲以一世二世傳至萬新莽推三萬六千歲歷紀而光武云天下重器常恐不任日復一日安敢遠期十歲乎卒之彼亾此興在滿與不滿之間耳書曰志自滿九族乃離又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亾昔者魏武侯嘗謀事羣臣莫能及罷朝而有喜色吳起進曰楚莊王語申公曰寡人聞之世不絕聖國不乏賢能得其師者王能得其友者霸今寡人不才而羣臣莫及楚國其殆哉此楚莊王之所

憂而君悅之臣竊懼矣武侯有慚色夫其羣臣莫及者
豈眞莫及哉殆亦從臾承意讒諂面諛以驕其君焉耳
郎顗有言明王聖主好聞其過忠臣孝子言無隱情末
世導諛之人堯稱君舜稱相其果昏主愚相與則憯然
受之否則未有不心怍者宋太宗嘗問輔臣曰朕何如
唐太宗皆曰堯舜主唐太宗何足云李昉獨無言徐誦
白居易詩云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百來歸獄太宗
曰朕不及也王導每出一言一坐贊美王述正色曰人
非堯舜何得每事盡善導改容謝故曰孝子不諛其親
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噫周昌以漢高爲桀紂劉

毅比晉武於桓靈二君容之不失爲賢主人將死惡聞酒肉之味國將亡惡聞忠直之氣善持盈者德薄而執謙功高而不伐其要在遠佞人而求直言

祀東坡先生生日文

臘月十九日爲東坡先生降旦商丘中丞率三吳諸生再拜上觴而祠以文厲景爲之立成焚於几日烏虖大忠如生至文不滅易名之典光照日月先生之生景祐三年歷歲七百誰與比肩安石誤國創行新法上書極論羣姦欲殺黃州閒閒雪堂安安徐汝穎揚所至民歡內不久畱出知杭州浚湖通漕山歌水謳泊紹聖初連

貶海濵築室儋耳若將終身更三大赦量移晚歲常州考終天下同涕先生孤忠百折不磨先生奇文如瀉天河汲引後進黃鼂秦張一附青雲千秋以光嗟彼宵人朽骨猶臭明明日星如何不壽玉糝羹香花豬肉薦進藥玉船酌酒三觴赤壁黃樓忽生蘇州先生之神何方不遊掀頷乘雲下騎麒麟不羣以笑啓我後人尚饗

大學問答

閻子問於馮子曰余嘗有一疑義謹標出以質吾子大學一書程子謂孔氏之遺書朱子謂正經意其或出於古昔先民之言又分有經有傳洵是獨謂傳文成於曾

氏門人之手則余未敢以爲決然也何也朱子意不過見誠意章有曾子曰三字以古弟子於師方稱子如論語於有子曾子實然者不知禮記四十九篇稱曾子者一百一爲曾申餘俱曾參析而數之檀弓二篇曾子四十三雜記二篇曾子五曾子問曾子四十祭義曾子八可見曾子爲記禮者之通稱也若又以大學止一引曾子曰與他屢引者不同試問禮器亦止一引曾子曰周禮其猶醵與內則亦止一引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云云豈此二篇亦曾氏門人作乎不寧唯是孟子七篇軻所自著聖門高弟若顏淵或名之或字之或子之不似

純稱曾子者二十二證驗其爲通稱或曰朱子以大學之書其言多與庸孟合故明其一脈相傳不知先儒曾言大學一書六經之名例也中庸一書六經之淵源也既謂之名例推之羣書自悉合矣奚啻庸孟或又曰世以禮記漢儒書然則大學竟成於漢儒之手乎余曰否爾雅始自周公釋言以下或曰仲尼所增子夏所足叔孫通所益梁文所補爾雅釋訓篇載如切如磋道學也十二句班固謂記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所記則知大學出於七十子之後叔孫通梁文之前必矣若以爲曾子門人記者吾無徵焉

馮子曰若先生之說旣辯旣博亦經亦史乃不自足而必下問於走者將無其義有未安乎哉蓋孔氏之門顏子蚤夭而卒傳聖人之道者曾子也聖人之道者何也曰大學之道也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則大學十傳皆出曾子平日所講習而爲門人記之也夫奚疑愚以爲卽通十傳豈無曾子曰字亦決其爲曾子之傳匪異人任矣稱子諸證不必論也且夫曾子門人固無出子思右者十目十手之嚴與不覩不聞同一愼獨非一脈相傳而何吾決其爲曾子傳之而子思述之以尊其統猶恐後之爲僞爲僞者闌入於其中柰何先生爲

無端之疑而啓天下後世不尊不信之漸哉夫必有信乎彼者而後疑乎此吾不知先生謂聖門傳大學者舍曾子子思而外游夏之徒能贊一辭否也

河北蝗

今年河北多蝗日捕之弗勝也於是有議蝗乃天災非人力所及者又謂殺蝗太多恐傷和氣宜設祭勿殺者民信之不敢捕客以問馮子馮子曰是倪若水盧懷慎之贅說也姚崇不云乎楚莊呑蛭而疾愈孫叔敖殺蛇而致福柰何不忍於蝗而忍人之饑死乎或曰劉聰時嘗捕埋之爲害滋甚是宜禳曰不然吾主捕之說者非

苟捕而已也以爲農夫之職職在捕而有司之職職在
禳不偏廢也云爾農以食爲天而蝗食其苗是逆天也
逆天者殺無赦故義當捕者農夫也官以養人爲職而
人失所養是天降之罰也得罪天者勤修德故爲民請
命者有司也今有司既不修德以荅天變又弗祈禱以
恤民災農夫惑焉相與束手而聽蝗之食及蝗飽欲死
而原田濯濯矣是誰之過與漢桓帝時有公沙穆者爲
宏農令螟蟲食稼乃設壇請以身禱於是暴雨既霽而
螟蟲自消百姓稱曰神明烏虖今若有神明吏如公沙
穆者則蝗不入境矣夫

杜氏僕

山陽杜氏始祖於明有戰功世襲錦衣指揮使其僕與有勞焉亦賜襲千戶杜每朝賀僕朝衣朝冠以從歸輒易衣行酒客前如故客問禮與馮子曰禮乎禮僕則賢矣抑其主處之未善也夫出有冠服之榮入執褻猥之役油然而不以怪者不可爲賢乎主宜優以禮貌任之紀綱惜名器亦所以尊朝廷也柰何奴辱之昔萬石君奮子孫爲小吏歸謁必朝服見之彼非降尊於子孫而加禮於小吏也重朝廷故也吾故賢其僕少其主乃若今世豪奴悍僕敢與弱主抗禮則杜氏家法亦嚴矣哉

士昏禮荅

士有子昏不舉樂者所親皆非之曰巳儉其吝於財也嘉禮不用樂惡乎用樂或以問馮子馮子曰不舉樂者是也非之者妄也士昏禮三日不舉樂古之道也斯禮也六朝以降將亾矣賴之人存之又何非焉劉宋時廬陵王禕因從子敬深昏白孝武借伎孝武荅曰昏禮既不舉樂且敬深孤苦伎非宜也隋裴嘉有昏會酒中而樂作辥方士非之而出王仲淹聞之曰辥方士知禮矣今己則不知禮而誚人行禮甚矣古道之不復也吾其已乎喟然誦綠衣之卒章

寄魏和公 已下尺牘

去年得手書知病將不起道長日短有恨如何承誨曰何不尋君遂初賦知人家國事邪非深相愛誰肎作爾語然伏處不忘百姓之病亦儒者分內事也先生宜勿忘

誡輕薄子

韓壽偷香狹邪咸羨其風流乃妻午死於枯木子謐戮於西鍾青瑣一窺禍成赤族可不戒哉

阮籍有言布衣韋帶之士孤居特立王公大人所以禮下之者爲道存也彼長鬚者南州老宿可妄笑邪正恐

張南和反喇潞涿君耳

辭天水方伯

賤生於無所用中流失船一壺千金及其登陸棄若芻狗明公之貴某也以有用也前日因老母危病心悸今遂不能構思奮筆是登陸之壺安所用之

上王大夫

長御史者不一言事反譏臺中言事不咨大夫為非禮善乎蕭至忠折御史大夫李承嘉曰故事臺中無長官御史人君耳目比肩事主得自彈事若先白大夫則彈大夫當白誰也故某願公奮諤諤之志毋咎敢言者

與丁公銓

孫烈女年十五一死與天地同休范滂母曰旣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不知人有令名卽是壽考此兼得法也

與王豹采先輩

先生年八十猶與小兒曹挨擠明遠樓邪昔神瓚禪師見蜂子投窗紙求出歎曰世界如許廣闊不肯出鑽他故紙請下一轉語來

與汪少孤

文子曰量腹而食容身而居此知足常足也君子以道

充爲貴身安爲富脈不病雖瘠不害脈病而肥者死矣足下其安之日䀹䀹嗟嗟雖晧華何謚

答姚生

生何見之晚也君子愼人所以交已審已所以交人富貴無暴集之客貧賤無棄舊之賓原其所以來則知其所以去矣故蔡中郎正交論不可不讀

與吳徵君慶伯

管仲有言酒入口者舌出舌出者棄身與其棄身不寧棄酒乎昨日二老在湖舫皆極醉矣猶饒舌不休杯酒失歡乃至於此蘇君之時儀何敢言二王當國羊公無

德亦其勢然也且兩怒必有溢惡之言正須置之度外耳

與汪給諫寓昭

前讀三疏有益時務言人所不敢言蹇然當官乃誠助太平者可賀也梁天監元年詔曰大政侵小豪門陵賤百姓已窮九重莫達並可投肺石函則匱諫官何地矣足下益當努力宋李光官司封首論士大夫諛佞成風妄引荀卿有聽從無諫諍之說以塞言路王黼惡之今世求泰發一輩人何可得也噫年壽有時盡榮樂止乎身諤諤昌言便足千古足下勉之

與孫海門先生

君子清其心濁其跡衆人固不識也君子識之至君子亦不識而其志隱矣周文襄公巡撫江南日以松江蘇繝單遺王振振大喜凡所上利便事悉從中贊之江南賴焉夫周文襄豈媚王振者哉

上長洲宗伯

朝臣多守一職帶領二官甚少閣下頓居三職竝是文學之首以邢子才猶克堪之況閣下乎但名不可多取寵不可過盈受爵不讓詩人所刺知足不辱道家所貴且閣下座右不嘗書量力守故轍之言乎其忌之也又

闇停郊祀誰與秩宗而可主此議乎哉

答孫大白

何物段七娘黃四娘入李杜詩中遂名千古僕性不喜此咏西湖蕭九娘不若爲孫秀姑表貞也

與里富人

何子季有言月食四斗米不盡多藏何爲哉趙孝成王夢見金玉之積如山召筮史敢占之日見金玉之積如山者憂也君家多憂何不散之今閭左失火之家若某某皆蟬腹龜腸不食三日矣稍出臭酒肉亦可肉白骨幸勿閉門獨飽佯不聞也

示西陵後生

鄴下七子之後不知幾許七子平心而論後定不如前阿誰優劣邪西洽前十子太半妄有名今復欲湊足後十子此何異兗州八伯本擬八儁而不知四凶續其後也去矣無汚我

荅朱竹垞檢討

問唐詩稱馬卿葛亮馬卿則魏志三馬同槽晉書馬爲國姓信之矣稱葛何本景案風俗通陳涉誅其將葛嬰孝文封其孫諸爲縣侯因并氏焉而吳書則曰其先葛氏本琅邪諸縣人後徙陽都陽都先有姓葛時人謂之

諸葛兩說雖不同葛爲本姓明矣且孔明在時已稱葛氏禪謂亮曰政由葛氏祭則寡人魚豢魏略此爲確據矣

答王生

失珠不可還墮甑何必顧且口衆我寡衆怒難犯不如已而夫猛虎負嵎莫之敢攖而卒爲人所勝者人衆而虎寡也故以十人而制一虎則人勝以一人而制十虎則虎勝令柰何以一人而制百虎乎

復商丘公

徐邈謂不可寄耳目於羣吏公善其說但此是防弊恐偏聽生姦耳非端本之論也舜明目達聰正須好問好

察亦願擇其人而任之各於其類而詢之耳韓子曰人主以二目視一國一國以萬目視人主又曰吏者民之本綱也聖人治吏不治民若如邈訛恐寬大之政未成蘊蔽之害先見也張忠定公採訪民間事悉得其實盖不以耳目專委於人各於其黨詢之詢君子得君子詢小人得小人雖事有隱匿者亦十得八九矣此條關繫吏治民生甚大故獻芻言惟公採之

與陳太學

傳曰佐饔者嘗焉佐鬬者傷焉呂奉先麤暴人猶云布性不喜合鬬但喜解鬬僕豈佐鬬者邪艮愧不能一發

中戟支耳
兵無常勝訟不可終法家之言主於斬株掘根是欲兩造積怨蓄怒兵連禍結無已時也昔南唐李煜與南漢劉鋹書曰十戰而九勝亦一敗可憂六奇而五中則一失何補生其詳思之

荅宋旣庭 二首

先生言尚書古文湯誓的是僞作因舉眾曰我后不恤我眾而割正夏信有是言是人心不順矣人心不順卽天心不應天人一理豈有二焉乃又以逸書時日曷喪二語補綴其間竟忘首尾矛楯景嘗讀唐書高定七歲

讀湯誓問其父郢曰奈何以臣伐君郢曰應天順人何云伐邪對曰不從誓言拏戮罔赦是順人乎郢大奇之而不能荅夫既不能服黃口小兒之心能盡白頭老師之目邪爲之撫掌竟日

新收墨蹟書元祐五年眉州唐伯虎題紙墨殘濾書法淵古先生以爲決非贗物來詢云記得是唐子西之兄子西名庚疑伯虎或亦名寅因屬景詳考之檢宋文苑傳伯虎果子西兄名瞻字望之後名伯虎字長儒墨蹟所書乃其名也非字也彼以爲贗而棄之先生博物多識獨藏去之人閒好骨董棄擲磨滅於不學無識人之

手不知其幾也亦可慨矣

與趙四公子

教笞雖不可廢於家然峻酷過差亦非御下之道所謂怨毒之甚王者尚不能行於臣下者也春秋經書閽弑吳子餘祭公羊傳曰君子不近刑人近刑人則輕死之道也齊莊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爲崔杼開以弑公蜀先主戒張桓侯曰日鞭撾健兒而令在左右此取禍之道也以今觀之帳下兒大可畏凡以德自衛則固王平子鐵鞭玉枕皆速死之具也

與吳寶崖

問比日足下看南北史當作何看法後生乃專記其諧謔譏詆之言第欲得利齒牙間耳先儒嘗云讀史易使人心麤正謂此等朱文公曰南北史凡通鑑所不取者皆小說也此言大堪味

與江蘇幕友

周官荒政散利居先有可以安國家利民人者專之可也魏勃曰失火之家豈暇先言大人而後救火乎堪速檄被災州縣覈實最窮下戶發貸倉穀此今日第一義倉穀原儲以備荒周禮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小雅詩曰我取其陳食我農人所謂補不足助不給也皆

取官廪之陳者以食之即今官貸法但古有貸而無償至春秋始有施舍已責倍貸取庸之說今權宜救災亦猶行古之道耳若慮其後不能償遂不敢動官倉一粒坐視飢民餓死流離代天司救之謂何

與樊中諸子 四首

烏有隕霜殺禾如此而不報災者足下寧能三日不食耶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足下徒讀杜詩而不慘於心耶聖天子在上賢方伯在下而使一邑之民號無告誰之咎也足下若爲子孫計便須火迫成此議人生世間一蜉蝣何可喪心逆天地原欲作詩感足下不及怒

篇說大意

俸工銀乃養廉代耕之具可類捐歟高堂隆有言祿賜穀帛人主所以惠養吏民而爲之司命者也若今有廢是奪其命矣既得之而又失之此生怨之府也足下幸議幸寬一分所溉多矣

令行計典一槩不見屬吏則其人賢否何由知明少保胡世寧爲左都當考察執政請禁私謁胡公言臣官以察爲名人非接其貌聽其言無以察其心之邪正才之短長若屏絕士夫徒按考語則毀譽失眞而求激揚之當難矣上是其言遂不禁況中丞左轄彩頤尤當延門

洞悶廣察羣吏寧當塞聰揜明乃爾邪
哀莫大於心死而形死亦次之今其人安在哉鼓鑄殃
民公私交困至此極矣兵以錢糴米農不有卽千錢作
八陌用農猶不甘何也曰納賦必以銀縣官有收錢乎
於是兵民日相鬬而官作和事不得也再閱數年鬬鬬
無銀氣矣今護撫印可傚楚餉兵不搭錢例咨部施行
僕助足下力言之時哉弗可失

示學徒

悔固賢於吝然行事數悔是貳過也凡事擬之議之而
後言動安得數誤邪荀卿有言知莫大於棄疑行莫大

於無過事莫大於無悔事至無悔而止矣一日三復之

與楚州先生牘

濬河書發未念切念切此事利在速行無可疑者經云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傳曰善鈞從衆今三城之人欲開淵河萬日一談望公力言有如望歲夫秋霜降者草花落水搖動者萬物作入冬水涸不蚤從事斯無期矣古語有之時乎時乎間不及謀慮權躍馬唯恐後時惟在公毅然行之亦此邦之人不敢望於他人者耳旣已決於中不必更與人謀何則人心不同如其面焉意見互有可否甚或恥功非己出忌人建議者往往而有聞

其言足以惑而吾之志豈以懈矣正總漕所謂終成築室者也故曰斷而敢行鬼神避之一以見鄉先生之大有造於桑梓且使當事别白觀之漸得要領倘如長城臨淮之人屬耳目在此舉矣此事行數世之福也一言而貽數世之福何憚而不爲景將張目以待

解舂集文鈔卷第十一

解舂集文鈔卷第十二

錢塘 馮 景 山公

傳 誌銘

應處士傳

應處士名撝謙字嗣寅號潛齋杭之仁和人也明萬歷乙卯十月初四日生生而有文在掌曰八卦左耳重耳右目重瞳處士天性孝友生養死葬盡禮與弟同居白首無閒言內剛而外和難惑以非好學樂道終其身弱冠時同學生欲試其所守藏妓館舍夜醉處士而歸之處士洛誦達旦卒不染於邪其早歲操行已如此崇禎

甲申處士誦黍離之詩繁欷泣下棄諸生遂不出乙酉避兵北鄉居亾何晝有白虵墮自梁處士見而驚曰兵象也即奉母移獨山之東越日果有游騎至破碎數十家掠人畜而去處士授徒負笈者遠至成就人材甚多舉止雅飭見者不問而知應先生弟子也直指王元曦舉鄉飲辭不赴處士居戚乙巷隘屋短垣蓬蔽風雨家無僮自啓閉太守淮陰嵇宗孟數式閭不堪其貧欲有贈囁嚅未出及讀處士所作無悶先生傳乃不敢言康熙戊午

詔徵天下博學鴻儒詣闕内閣學士項景襄李天馥交

章薦處士下

詔徵處士辭篤癃不起

天子素聞其名問閣臣曰是杭人所稱應先生邪僉曰是即不許辭巡撫陳爲言實老病乃免徵處士所著有孝經語孟集注拾遺周易春秋集解書傳拾遺詩傳翼三禮彙編古樂書性理大中教養全書考亭集要潛齋文集若干卷藏於家處士九精易晚年遇元旦必卜至癸亥處士年六十九占得謙之九三處士喜曰吾有終矣吉莫如之命二子趣辦匠事及夏歎曰今年兩六月吾不堪也遂病病中猶輯周忠毅公傳未竟七月哉生

明移寢東首而卒遠近聞之悲悼門人皆心喪祀於庠馮景曰處士有道大儒也非逸民比郤聘時客有勸駕者曰昔太山孫明復年四十未娶宰相李迪以弟之子妻之明復不肎石介等請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託以女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名明復乃聽先生何果哉處士正色曰我不能以我之不可學明復之可客大慙而去噫人雖愚未有棄家珠而寶人之魚目者夫其理明故心安心安故道定處士可謂大儒矣

柴處士傳

柴處士名紹炳字虎臣仁和諸生祖祥明嘉靖丙辰進

士為江西道御史有廉直聲父應權以明經教諭福建莆田處士少穎異日記數千言為文立就明亾乃與同學哭於都亭隱居南屏山終身不出處士性孝友父喪將終猶哭泣友人規之曰禮有卒哭謂何哉荅曰謂不設行哭禮耳哀至淚隨豈能忍邪既葬猶時過墓林欷歔見者哀之與兄景明同居終身不析箸里中兒有避父杖出走者處士止之因流涕曰吾今雖欲父杖不可得矣乃為游于過孤兒行以風之其人大感悟卒歸為孝子性亢直不能容人過與人辯疑必歸於正雖十往反不憚時有創異說論學於廣坐者處士之友陳際叔

面斥其非其人愕而反走問門者曰彼豈柴先生邪其爲人敬憚如此然待人仁恕夜有偷兒入臥室處士覺其爲鄰人也默弗言捫撫及衣被始徐徐曰某甲獨不能留此爲吾禦寒地邪偷兒驚拜牀下處士慰且戒之其後偷兒亦自新處士隱居授徒以實學開羣蒙爲詩高渾雅健方駕三唐不落宋格當時效之號西陵體所著書有經史通考十二卷柴氏古韻通八卷省過記年錄家誠明理論各二卷臨逝前數日手勒遺命數條神明秩然享年五十五葬於南山花家圩之陽祀鄉賢二子世堂世臺世堂好學能文章與予善而元配張孺人

最賢予別爲立傳

馮景曰鳥鳴知春蟲吟感秋物各因其時也予嘗歎處士有王佐才胡爲乎生亾國之季哉世臺聞而欷泣曰天也吾固知其天也哲人未亾而邦國殄瘁士生不逢世率如此矣悲夫

徐先生傳

先生姓徐名介字孝先仁和人初名孝直明癸未諸生家塘棲之落瓜世貴族稱落瓜徐氏父灝崇禎甲戌進士知武陵縣早卒母陸育先生而賈鞠於後母陸如己出先生友愛弟敬直無異母視敬直嘗病痢躬拭穢惡

數月不厭甲申後棄田廬白衣冠倘佯山水間如狂巳而入河渚愛其地浦漵陂塘梅花竹蘆清幽絕勝遂寄棲施相之廡蓋先生妻若子皆前死矣終身不復娶梅花開時日夕游詠其下今所傳百四十首是也先生善飲酒善哭每酒酣則擊涕抆淚發聲磕磕而不可止侯官高兆嘗千里訪先生留宿寓廬夜半聞大哭驚詢相子雲蒸對曰鼠銜先生葛巾去也積書千卷教授童子五六人各受小學盛暑必衣步趨翼如生平不泛交一人人有過面斥不少假燕居相對愉悅近情使人人可親與汪杲善晚識馮景爲忘年友嘗謂杲曰自陳際

叔應嗣寅沒後杭州十萬戶虛無人矣今有半个在馮
山公也杲問故曰未知後半截何如耳景聞而感之其
慎於許可如此戊寅秋將之海寧訪故人許全可未行
一夕中風卒享年七十有二會相先日他出未還子雲
蒸在滇而雲蒸婦命稚子傳語諸門生曰徐先生大故
嘗聞翁言矣請以中堂奉棺合斂庶翁遝無憾赴者心
善其言而情有未安諗詞三復卒進先生於正寢明日
相還撫棺慟哭且摩稚孫頂曰汝能代母傳吾言眞吾
孫也相字贊伯長先生五歲亦隱君子能文章者
論曰觀人於所主豈不信哉徐先生齋廳施氏廡下卒

正寢於其堂贊伯夷居片言而婦而孫篤守弗越竟敦古義亦可傳也夫

仁和陸孝子傳

予嘗覯吳門黃孝子端木萬里紀程一編輒心悲之旣又爲之喜蓋孝子父含美宦滇兵阻孝子徒步走萬里閒關辛苦卒尋父還里門何其幸也悲莫悲於仁和陸孝子孝子名承祺字又祉父夢蘭客死粵西鬱林時方軍興踰年而凶問至承祺與弟承祚年尚弱號慟拜辭其母王氏曰兒不得父骸不生還矣家酷貧二子煢煢走萬里道乞食其閒疾風甘雨之所飄搖懸崖絕壑深

谿仄衍之所危恐山妖水蜮猩鼯豺虎雖岍而上下而又有烽烟戎馬闘壘譙呵之警卒至鬱林入鬼門關數十武有老嫗煮糜以給餓者二子跽問父靈所在老嫗指叢箐中云彼纍纍遺棺率朽敗不可問傳聞是中有浙江人是耶非二子乃詣前刺血滴骸凡閱十餘棺皆格不相入二子拊膺叫天哀感行路而忽遇父故人道棺在蕭寺二子隨以往撫棺一慟皆隕絕時聚觀者見二子死大呼孝子孝子急以水漿灌其喉久之承祚甦而承祺竟氣結不屬死矣承祚子然匱兩骸左擔以出蠻烟瘴雨之鄉繭足黧面還家報母母巳盍棺數日先

平不能容人過亦不肎以非義干人康熙戊辰成進士
殿試對策頗及蘇松田賦略言西北賦輕而役重故民
輕去其鄉而不得耕東南役均而賦重故民輕棄其產
而不願耕願減浮額之糧罷無益之費眞定梁公以爲
皇恩新沛不宜復論及此抑置二甲人皆以爲屈君顧
自喜或問之君曰吾不欲苟進於其始也甲戌謁選得
瓊州昌化昌化原額田四百餘頃後頻遭水患悉成滄
海浮糧荒糧十居六七賠累百年官民交困君首具文
陳始末請免當事難之君毅然念所以蘇民困者革正
供外雜項又相擇土宜創立墟市大招流亾願開墾者

予牛種不責其租初昌化近黎之地設立土舍壓制黎人官吏借其力以規物產相倚爲姦君至革土舍一權量定法度黎民樂業初昌口率之科不及千城中居民僅七十餘家村烟少月屠一豬至是市有醉人民始知有伏臘宴會之樂於是聞風歸附踵相錯城內外屋宇皆新君或步行周諮利弊老幼環向勞苦如家人然昌化浮糧荒糧之害君任五年再三請免聽者藐藐莫能爲力最後魯方伯聞君所撰昌化浮糧考亦心動許爲請命而君已病且死矣悲夫君莅昌之明年委署崖州州將遊擊余虎以下橫行無忌守備黃鎮中以非刑殺

入余虎知而不問君至事始發覺其虐黎尤酷所管之村令每歲獻納不慊則嚴刑以逞一日得黎民訴詞滿百君遂列六款以上方君錄訴時余虎聞而笑曰嚇我耶欲多得錢耳漫設百金爲壽君峻卻之余虎恐亦具私揭爲流言以激怒軍門於是總督檄令瓊鎮會審君不往而具文列牘末云竊謂是非本一定耳目難盡塗若其公論猶存卑職不應有罪私揭不應發審鎮臣不應侵官若徇姦弁之謀挫執法之氣灰任事之心某寧棄此一官以全政體不能蒲伏武臣以貽州縣羞總督怒於特參武弁疏中傷君云昌化檢驗失實援赦事寢

旣余虎及鎭中流言競煽其起排擊會督攝撫印遂置察典疏未上蕭撫軍至問需璵道成某曰令有廉名何以致此成某具言本末蕭撫軍曰吾初下車便去一廉吏何以率屬爾爲我問軍門昌化何罪也成如命往總督默然良久曰昌化亦有何罪但召之輒倔彊不來此難堪耳旣蕭公有言姑留之於是君爲書謝撫軍略曰元淳奮迹孤根出身萬里欲執法而先陷於法思救時而已遲於時加以瘴霧凋年炎風鑠骨市無蔬腐地鮮醫藥屈指幾時殤於官者七子傷心久病瀕於死者三年再被論而不敢求申兩請歸而必欲一去蓋將上見

老母下保孤踪班生得遂生還蘇子無虞死別何圖此志又復終乖即今山海互煽黎庶交驚豺狼援迹於當途鴻雁羣飛而在野元淳質雖駑下願效涓埃雖蟲鳥之自鳴無關得失然蝦蟆之動聽兼爲公私時督方伯與蕭公共議薦君而君已病不起居素彊無疾到官後節衣縮食署中嘗至絕糧日韭菜一束每至郡唐總兵必先戒其厲曰陶昌化至矣毋生事署崖日奉檄鞫黃鎮中命案鎮中陰命甲士百人帶刀突入欲因勢恐喝士民觀者千餘皆驚駭狂走塵埃漲天左右執役亦欲奔君叱之曰若不得動乃目鎮中曰守備反邪吾奉命

治事而令甲士劫持非反而何鎮中氣縮揮使去君錄
問自若自是瓊州水陸將吏亦稍戢矣崖州人爲之語
曰雖有余虎不敵陶公一怒戊寅秋九月君就醫至瓊
既而病增劇卒年五十三昌士民聞君亾相向而哭如
其親之喪君性方嚴不能與人款曲獨喜接諸生講論
漏下三鼓猶娓娓𥪰𥪰不倦坐是精力消亾其後二子
扶櫬渡海塗遇粵士科舉赴廣城者百餘人知爲君柩
皆隨行莫敢先路過陽春有悍卒爭渡洶洶索鬬諸生
皆大譁曰此吾師也誰敢無禮者卒懼而竄其得士心
如此二子貞固貞靖皆能讀書立品君固宜有後者

馮景曰予初見君京師在己未春矯矯自好言克顧行以是心重之交遂篤癸酉秋予試京師重九日訪君天寧寺入門及堂寂無聲披帷見君方伏几鈔明史遽起揖坐歡甚已言士品卑民財殫輒悢悢如有恨蓋予見君巳此耳君雖臣不逵年不永其行事卓卓尸祝𥃩化之區可謂死而不亾矣名傳後世豈必位高長年哉

山陽邱公曙戒傳

公姓邱名象升字曙戒淮安山陽人父俊孫崇禎癸未進士歷仕參政廉公有威於諸子中最愛公而敎甚嚴公爲人內直外和風度凝遠通經術有應變才天性孝

友重然諾其推轂士不遺餘力由公顯名者甚衆舉順治甲午乙未成進士入翰林戊戌會試爲同考官拔二十八人皆知名士己亥進侍讀庚子三月以才堪外任出判瓊州道過徐聞縣縣有防兵久缺餉遂爲亂城門晝閉公適至城下大聲諭之曰吾昨自省城來見藩司給餉者就道且暮且至胡爲逆紀弄兵受赤族之誅乎苟不吾信吾宿留三日須餉至乃行趣解甲皆愕相顧其魁應曰諾已而餉果至公判瓊職在撫黎而黎酋數扳公謂吏民曰此積弱之漸也不可徒以文諭我當振旅以出然後以恩懷之請於上官報可遂簡兵設伏擒

其倡亂者黎酋偪服初瓊之賦越海解省而兵餉又待
省給公建議卽以瓊賦餉瓊兵兩利之道也從之攝廣
防廳事多惠政尚氏藩下人倚勢虐民者寘之法民賴
以安瓊判裁補武昌時有通城民變之事知縣張起徵
康熙四年積欠賦錢嚴刑以逞民不堪命攘臂揭竿欲
得張起而甘心焉巡撫林天擎問變集吏議之皆曰發
兵擊之便公曰不然通民苦敲扑耳今誠遣一文吏往
撫之變可弭天擎曰善卽遣公副以千總李甲百兵爲
衞時康熙戊申十一月公冒雪兼程五日而至去通城
三十里公謂李甲曰君其止此民見兵來諠驚治絲而

勢之惡乎靖乃乘輿張蓋至城下曉諭通城士民以洗濯自新之意民猶首鼠狐疑公爲文誓城隍神略曰通城三里一時蠢蠢蚩蔑王章法嚴令窘蕩蕩中丞宥其既往刷令自新披心開朗命舟前來以察逆順順則宥之逆剿爾命猶恐愚民畏罪自疑勿畏勿疑明神鑒之升言既出有如皦日首鼠兩端悔不可及民見此誓也而後不貳以母喪去官戊午入補大理寺左寺副公在大理持法平吳三桂反有逃人伍什等悔悟來歸吏以以叛逆論事下三法司時御史單璧與公同覆審公從容執律而前指逃叛自首及能還歸減罪二等示璧曰

此聖人制律仁至義盡若絕其歸命之誠而不開以自新之路彼知歸必死益堅爲賊耳是資寇兵也方賊跳梁時脅從不少可概誅乎鑒是公言明日駁正上制曰可自是從賊之黨聞風來歸者不絕旗人有與父異居而鄰人通其後母者其父病不能制憤曰兒代我斬淫人旗人受命夜殺二淫於牀自歸有司論以大逆法司奏當公爭之曰春秋書夫人孫於齊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夫絕不爲親卽凡人耳方諸古義宜以非司寇而擅殺當之孔季彥昔有此議不得以逆論也子思子曰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旗人從父命殺父讐自

捕司敗而以大逆論之其無乃非春秋之義也乎遂以
兩議上
詔從末減大學士高陽李文勤公賢之曰朝廷須用有
經術士諒哉河南讞獄有大盜支家科在逃而其黨五
十人皆律斬者公秉燭閱卷太息曰爲有盜首未獲而
從皆決是屬豈無冤乎明日昌言於三法司曰支家科
未獲諸囚無死法三法司不能難也遂緩死當是時公
聲名籍甚九卿閒長安爲之語曰邸公爲理民無冤死
居亾何公念參政公春秋高請告歸養父以壽終哀毀
骨立友愛諸弟終身無閒言與同邑靳茶坡應昇張虞

山養重友善二人者沒爲刻其遺稿而撫卹其孤公所
著有南齋詩集行於世溫厚和直如其人云疾革時命
其子過三言曰立品曰讀書曰積德山陽知縣崔靖至
榻前問視公張目曰老父母愛百姓言不及私而卒享
年六十有一子三過述迪其同母弟洗馬季貞爲公行
狀以公素敬景故來徵景傳

論曰昔人謂甑有麥飯牀有故絮雖儀秦說之不能使
爲盜惟其凍餓無聊日與死迫然後忍棄其身於盜賊
仁哉是言士大夫服官執法每案盜賊必根株痛斷無
俾更生之路秉是忍心何渠不若甯成義縱輩哉嘗聞

邱公在楚粵決疑獄及陰訟鉤考得其情老吏皆服其明察景問之公弗肯言曰非忠厚事也嗚呼是其仁心爲質過張季矣

奇奴傳

甲子秋

皇帝避暑塞外有人衣短後無冠跽伏道旁大呼萬歲

上聞止輦問之對曰條奏時務十二事

上覽其奏而未半也問若何人對曰臣比部郎中某甲家奴也

上怒曰是而所宜言邪奴敢爾奴敢爾杖而流諸關外

監行伍伯路問曰若何爲者朝中人林立少若言邪爲
人奴良苦然猶愈於死今烏喇得流人繩繫頸獸畜之
死則裸而棄諸野烏鳶飽其肉風沙揚其骨且官人直
言作忠臣死即揚大名耳若即死後世誰知者而乃若
是奴仰天歎曰此而公所以欲死也吾爲人奴雖勞苦
不廢書見今世務空言甚多意頗望臺省或此月不言
必他月也久之無聞焉又謂今年不言或明年至明年
復然自今以往不可復待故迫而爲此吾常恐未獲死
所今若此即魂魄不愧創甚不能行未出關而沒伍伯
還京師告人如此馮子聞之流涕曰嗟乎奴人者不言

適爲人奴者言邪且
皇帝仁聖固能虚己納諫者特不欲以一奴辱朝廷輕
當世士其尊貴有位君子何等也是奴奴其身耳儒其
行眞奇奴也已

歸安三異人傳

王山者歸安縣垂湖村人生六歲而其父鬻於婺人范
堯章爲奴堯章旅寓菱湖待山有恩已而堯章老益貧
山壯未有室爲主經營生計日夕盡瘁不私絲粟堯章
甚誼之病革謂山曰若苦矣我妻我子不逮若之事我
勤我疾累月若衣不解帶目不交睫眼脂糊兩匡而炊

藥不衰若苦矣我還若賣身劵我死聽若所之山泣對
曰奴六歲事主於今四十年恩猶父子奴之去留不在
劵也如背主恩即不還劵亦去如不忘主恩即還劵亦
不去堯章歎息良久曰雖然子苦矣吾終還子劵矣遂
還山劵而沒山竟留不去傭庖取直以供主母堯章僅
遺樓樓二楹棺停其中未葬鄰火發將及樓時水涸風
烈烟燄蔽空山趨主母幼主亟去主曰如匶何山曰山
力能出出之不能則與匶同燼矣遂閉門拒火撫匶呼
天火燎檐山以貯水仰澆之俄而風迴火熄是夜焚者
三百家范氏樓獨存康熙癸酉仲春事焉予曰昔蔡順

母棺未葬火逼其廬順伏棺叫天火遂越燒他室長沙孝子古初父喪未葬鄰人失火初匍匐匱上以身扞火火爲之滅今又於王山見之矣

李氏者歸安菱湖孫龍行妻李維申女也李氏慧能讀詩三百龍行生而孤業儒不就鬱鬱失志而病至嘔血娶李氏後病閒發李氏歸寧告母曰孫郎病恐難治兒將以身殉之矣自是異牀龍行病謚劇其所以嘗藥雪穢李氏勤爲之無怨色及龍行病革泣謝李氏曰吾累汝吾累汝吾死命也汝則奈何矣李氏泣曰婦以從夫爲義君若不諱則惟隨君地下耳龍行謚泣曰我家無

僧石忍以一月婚誤汝終身哉李氏抆淚正色曰是何言君豈不讀芣苢詩乎其夫有惡疾雖未婚猶不忍去也況一月耶相期冥會不出十日君其勿復言龍行沒以康熙癸酉六月二十一日及月晦而李氏果不食死李氏初絕粒時母強灌以粥㪚盌盌碎至五日吭自口出李氏吐且嚥七日五藏團結上銜拔之下忍痛終不言死之日顏色如生蚊蠅不集年十八

吳氏者歸安菱湖王燾妻前溪吳訒伯女也年十九歸燾初吳氏覽姑布書通其意嘗窺鏡輒擲去謂燾曰吾面不祥未知死所矣燾故家貧落拓為村塾師因愕謂

曰丈夫有七尺軀豈不能芘一婦邪不悍而罷至是病發嘔血咯咯不止吳氏鬻貲妝經營葠藥百方不驗聶自念且死母老子穉以言偵婦志曰吾旦暮入地家貧安忍以老幼累汝哉則噭噭然哭不止吳氏曰君之病深矣不自寬反憂家累君即不起婦自有去處不煩慮也此語聞人頗非笑之聶尋沒含斂後數日吳氏徧拜族人哭曰寡姑無依惟宗親死生之則皆諾又率其九齡之孤拜夫從兄王昌言而哭曰此無父之藐孤以累諸父又屬幼子於其兄吳虞曰是兒豐下立有成家貧難活舅能效郗公哺甥乎昌言與虞皆諾於是越日稽

顙哭姑前極哀姑曰何爲曰婦本欲侍姑今不得矣姑恚曰夫肉未寒便欲舍我去邪已各如寢夜半微聞啓扉聲久之寂寂姑疑之起往視婦牀摸二雛鼾睡撼問九齡者曰孃燈下縫衣裳教兒自眠勿待我今何往矣言已而哭姑即束緼吹火求鄰子蹤跡之呼新鬼而訴之哀鄰子至搊靈牀帷見几上酒三斝旁置一斝一坐具如相醻對者鄰子出門四索天微明見吳氏兀立深淵中神色如生起之衆咸諦視內袓外衰下至裳襪皆連紉膚結道旁觀者無不驚歎感泣時康熙乙亥夏六月十九日距其夫死之辰止九日

論曰高義奇節每慨世無其人則思古人求古人中高義奇節率在衣冠士族須眉男子而區區菱湖彈丸地爾乃有一奴二婦麟麟耀千古天壤至大豈遂無人哉

敘老僕墓誌銘

老僕姓俞名文金華人少讀書明大誼身長八尺軀幹魁偉廣肩修髯耳長三寸許發聲如鐘爲讎家所陷囚於獄吾父出之德焉委身爲奴老僕性嚴未嘗見齒儕輩憚之然事主恭謹老僕析薪姑蔑山家中爨不乏嘗山行遇虎梃擊之斃人勸勿再往老僕不應其婦哭而牽其袪老僕怒叱曰人生聽命於天乎抑聽命於虎邪

絕袪以去時年七十矣予兒時好嬉戲老僕常柔聲規誡予易之不以介意數抽棘爲矛與鄰兒十輩戰於園皆蒲伏而歸老僕有子年與予齊亦召之使戰老僕聞笞子數十予始憚老僕從此罷嬉老僕在家日少歸必問予所讀章句請誦之熟則大喜以山中五色文石獻予予樂焉每歸自塾釋書於几揖父母起居畢徑詣竈下望薪有無以驗老僕至否蓋予年十二猶數望薪老僕一夕醉進諫曰官乎此非弄石時矣日長炎炎去成人幾何不書之愛而石是好蘭溪之石可勝既乎失時不學負老奴矣其聲益微予悲傷其意且心怍遂大奮

於學然猶歸家數望薪念老僕不念石也康熙癸丑秋撤爐火老僕年七十九左擔而趨出於火中者率為人奪去惟老僕不失一物至今又十許年耄矣不能入山析薪猶自扶杖至江干問薪價低昂云老僕在予家三十八年未嘗一日病今丙寅夏臥牀不起聞予自淮歸強起謂其婦曰扶我謁相公老僕於予凡三易稱兒時曰官壯有室則曰耶予游京師上書當塗名聞天下老僕嘆曰此眞相公矣遂稱至今葢予自童而少而壯老僕三易稱而予髮亦種種矣悲夫六月二十六日病沒享年九十有二沒之日予見薪而泣明日執爨者告而

薪予謚並歛之加禮葬於不食之地遂誌之而賜以銘

銘曰其僕則名其實士李元蒼頭略相似破格銘之不必謚

烈女孫秀姑傳

秀姑者孫氏杭之錢塘人也毀齒時聞左楊鼎元聘為其子文龍婦秀姑父母亾歸於楊待年未成婚鼎元父子賈浙東秀姑獨依其姑侯氏居今康熙戊寅年十五矣秀姑容貌端麗動必以禮楊故家貧無五尺童而與閭士積鄰士積素頑很養博徒為弄兒有胡起龍者尤嬖士積嘗穿壁隙窺秀姑美遂啓淫心時叩門以求火

三月八日士積又乞火侯氏病不得已命秀姑與之士積潛躡入爨下以言挑秀姑秀姑正色曰得火可速去毋多言士積傫然睨而笑直前摟秀姑秀姑大怒齧其指士積負痛去侯氏聞之畏強鄰不敢有責言六月望日士積從檻下攘手持秀姑踵秀姑叫驚四鄰曰已夕矣詰朝鄉三老詣讓士積率詣楊家謝無狀奉盌茶爲禮秀姑怒擲盌誤中起龍而潑茶淋漓起龍怒拭且罵曰今故謝之反怒爲小賤殊不可禮也士積亦大怒袒拍胸指罵秀姑曰狗婢何敢然吾寢處之反掌耳不姦誓不歇羣博徒譟而出鄰人咸嘈[illegible]不平然畏士積莫

敢攖其鋒者士積日與羣聚散毀叢譟以辱之不可聽聞至十九日秀姑慟哭曰我尚可活邪一孱女子旦晚不能禦強暴有如倉卒失防羣邪逞凶汚吾世遂以頭撞擊柱手擣其吭曰天若祐我速死爲幸侯氏灑涕而勸之曰兒無然翁歸徙而避之耳秀姑則含哀嗚咽不能自禁良久佯應曰諾姑休矣侯氏寢漏下三刻秀姑篝燈縫衣裳上下聯綴遂飲鹽汁而死及旦侯氏怪其戶扃甐牀而覩之赫然死人也乃號呼里鄰控縣徧報羣有司張中丞親鞫得實遂杖殺起龍於庭皿士積贇而論辟如律并笞羣博徒之從罵秀姑者上疏請旌

制曰可官給白金三十兩建坊以旌秀姑之烈

贊曰方秀姑死時天酷暑及斂面色如生櫬傍簿漏而氣馨天殆示以流芳徵也士積三木琅當入牢獄其母不哭告人曰是固當殺前十五年逼淫一尼尼不從毆刀刎其喉亾命遇赦今又然彼蒼蒼者冐保其顱哉噫嚮使士積謝罪天地解冤神明痛悔自新尚難未滅也況厚其毒乎秀姑一弱齡女子授命全貞名聞
九重事傳四海後有萬年永不磨滅嗚呼烈哉

貞女陳三淑傳

女子許字人未聘也所字者家以貧辭母欲改字卒不

得守志凡八年以死死之日聞者莫不流涕皆曰貞女
云女子姓陳名三淑杭州錢塘人武略將軍某之季女
也自兒時不喜偕羣兒嬉言笑不苟每不可於意輒鞅
鞅累日人悅之萬方終不啟齒以是羣兒憚與遊亦坐
是失母黃氏歡稍長知讀書竟日不倦十歲遂通孝經
二南列女傳義十五學作詩率咏古史節義事每成一
篇則坐而微吟吟罷哭哭罷復吟吟一再已燒其稿香
鑪烟勃勃疏櫺間與香氣雜如是有年并焚其筆不復
詩歲丙辰杭城爲採選譌言一時嫁娶殆盡貞女年十
九矣父倉卒用媒妁言許字同里沈某之子煜煜後以

家貧廢業客游雲間不果歸煜之父因媒氏以辭婚貞女不知也時貞女父從戎於滇母操家事復用前媒妁言改許富家子某納采且有日至是貞女聞哭不食母勸之食曰若是死耳何食爲富家聞亦卒不敢顯然布幣行禮其後貞女父戰死無後後其姪則貞女兄賈人惟嫂言是聽貞雖有妹乃兒時素憚者亦與其嫂兄親於是一家之中咸愶貞女而前媒氏又貞女同母舅也勸其母改字諠力母與兄決意字富家子某矣度貞女不可則先揚言曰沈郎已娶守此何爲者冀以絕貞女望貞女聞之被髮大慟曰其然兒亦不復再適人徑

起引刀截其髮髡首以厭母一家皆驚乃不敢復言姻事貞女自是遂有病也壬戌冬病益甚或累日不飲食焚香危坐閉目一室家人與之語不荅有時哭極哀鄰人徐西泠者俠士也每聞垣內哭詢而得其由悲傷其志乃造沈煜門以故告煜適歸自雲間意陳女已嫁久聞是說殊不信西泠奮然曰女子志如是不可負也吾勸其母矣若即貧耶吾能代若備婚禮煜唯唯越數日將就婚母復爲說五不可徐子又以事東渡江事復寢癸亥春二月貞女病不起母始以媒言招沈煜煜乃往其母命登樓省之貞女方寢呼曰沈郎至矣貞女遽寤

手自下帳帷蔽面煜問可有言乎貞女徐曰既有成言何爲又他娶也煜辯其誣貞女都無一言惟以袂掩淚煜睇幗巾其首知向所傳非妄顧貌雖瘠膚色如玉亦謂病可起者煜既歸貞女泣不已已而歎曰彼既知吾心吾死可矣遂絕食并藥不御越一日而貞女死時爲二月二十九日煜既見之後二日也年二十有六歛時身輕如蛻面目猶生胸間熱氣蒸衣外

馮景曰以余所聞陳女生死一於貞道路之人皆賢之不虛哉不虛哉不更二夫謂既嫁者此獨難矣夫家貧既無復望其於煜亦初未之見也而守死若是不棄其

父倉卒一言自非大孝孰能至此乎煜爲余中表弟又同居故習知其事陳女自足傳余爲序次使採風君子後有考焉

新會四孝烈傳

歲甲午西寧王師師攻新會城閉八閱月糧盡守將屠居人以食有莫氏者諸生林應雒妻姑將就烹莫叩頭請代姑得釋而莫死李氏者兵欲食其夫哭拜曰吾夫五十無子請食我兵殺之以首還其夫使葬焉梁氏女者其父諸生學謙女年十一請代父亦死諸生吳師讓妻黃氏亦代夫死是爲新會四孝烈有爲之詩者吳讀

而義之甚丈夫平居無事談忠孝侃侃自命遇小憂患而逃之及當君父蒙大難極其苟免全軀之心可以無所不至蓋有大不忍言者視四孝烈有靦面目寧不愧死入地哉其詩哀三婦曰可憐窈窕三羅敷再拜乞君充庖廚解妝請代姑與夫妥年尚少甘且腴姑與夫老肉不如其哀梁氏女曰有女年十餘緹縈亦不殊哀求赴湯鑊保父千金軀勿嫌女身小一飽只須臾嗚呼可以傳矣

貞節沈母九孺人傳

春秋二百四十年間書婦人之賢者三焉然處常見錄

者惟魯敬姜耳若宋伯姬之貞紀叔姬之義皆不幸丁身世家國之變尤聖心所深予也予觀沈氏母尤孺人葢貞與義兼者母爲吾友沈進士近思曾王母一日持所爲事略徵景爲之傳再拜請且曰近思九歲先君子歿聞之吾母曰汝父生平無時不以王母爲念凡遇横逆所加卽詣墓所哀訴悲思嘗終日依戀弗歸三十年來皆如是又九年先慈亦歿近思流離失所不克慰先志以彰曾王母之苦節湮沒於地下者五十餘年矣葢亦未遇世之有道而能文者將有待也今幸交君則不復外索矣景於時諾而之吳門會自春徂夏遘病卧牀

久未報命及秋始据而書之曰母姓九杭州仁和縣人父某世居五林村年十九歸沈學顏四年而寡無子乃請於舅姑而立子時吉迈思本生曾祖敬園公仲子也母治家極嚴敎時吉必以義方小有過輒撻之及長爲取婦愈紡織昰工常過夜半不中呈不休中外祗祇亾何時吉愈相繼丞世遺孤大震才十四歲母内撫孤孫外禦強侮母有兄某以豪暴雄於鄉鄉人憚之見母無親子孫利其土田秋將刈乃率衆取禾母悶之潛以鍼倒插滿髮上踊而大號曰而無良欲絕吾祖孫命邪以頭撞兄兄捉其髮鍼刺手血淋漓始大驚避去又欲搆

訟母被衰提孤將號於官事遂寢景書其事至是報翰
嘆曰母不特節凛冰霜而亦勇過賁育矣豈非女中烈
丈夫哉母嘗憂其孫弱而羸喟然曰設有不測誰為延
汝祖一綫祭祀乎吾目中得見曾孫死不恨矣順治辛
卯生光斗近思伯兄也母卒於壬辰正月享年六十一
是時天甚暖賀節者流汗相屬母卒而大雪三尺河冰
凍合一鄉皆驚以謂母苦節所感云其後四十年近思
受知學使鄭公特書冰節完天扁門以旌之近思字位
山篤學高才安貧守道君子人也康熙庚辰成進士仕
且必為名臣所以顯揚母節大書於史策者將不遠矣

無爲待景也然景不敢有諉責焉遂力疾奮筆而爲之傳

節孝林烈婦曾高行傳

節孝林烈婦曾高行者名如蘭福建福州府長樂縣人曾于駿之女及笄適同邑林漢朝之仲子邦基爲妻事舅姑以孝聞而相邦基甚敬克修婦道兼通文翰善吟詠漢朝賈於杭遂徙家焉今占籍爲仁和縣平安里人如蘭自康熙壬申冬嫁邦基十二年無所出癸未春二月姑逝氏病没邦基質弱哭母成疾烈婦哀毁同夫至夏四月十七日而邦基病革將易簀謂烈婦曰爾能從

我於泉臺乎烈婦泣對曰君先行我亦隨踵至矣邦基
猶張目視烈婦乃指天矢之曰有如皦日邦基笑而瞑
烈婦製二棺斂夫畢將以身殉投繯者再皆遇救解漢
朝勸止之不聽於是七月閒以報明盡節事具牘於仁
和縣令謝儼請存案儼批牘尾略曰婦有子者守無子
者死此爲無舅姑者言耳今爾在曾氏正宜代夫盡孝
道爾速爲立嗣使曾氏無子而有子夫亾而如未亾豈
不慈孝節義萃於一門哉爾婉諭之毋求存案於是漢
朝執縣批歸家反復勸諭烈婦號曰氏本爲夫殉節而
翁則有伯叔妯娌在豈不足於供養耶潛以約指環珥

鎔爲金丸佩身伺便將吞之漢朝無可如何於二十六日又據實報縣求存案以免貽後累儼又批牘尾略曰爾速爲立嗣本縣當捐俸相恤給扁預旌愼勿坐視而託云無法可處也漢朝如言朝夕勸諭且立其次孫志文爲邦基後命烈婦撫之至八月初六日烈婦乃自爲稟帖詣縣告儼曰蒙諭立嗣養親爲孝節兩全之婦氏亦再四思維夫亾見有兄翔弟翊可供膳以盡子道無須氏也今翁巳將伯翔次子志文立爲嗣是亾夫無子而有子迴念亾夫臨終時氏因無子許氏身殉氏夫方含笑入九泉曾葢棺未久而卽負前言在氏虛生天地

開何面目見亾夫於地下且氏素守閨訓生平一話一
言尚不肯苟且豈可失大信於亾夫哉至於翁親伯叔
之勸不啻至再至三而氏矢志逾堅非關翁親伯叔勸
之不力也若不預白將恐遺累今特親叩求批存案氏
死之日猶生之年也儼又批曰此禀同前兩批俱不准
存案立長房次子爲子本縣取名爲林光節爾許以身
殉夫不忍負前言是也但死於今日而令爾夫爲若敖
之餒鬼彼雖含笑入棺而將含哀地下矣不若撫孤成
立俟翁壽終乃踐前言則所全實大夫慷慨赴死易從
容立嗣難勿泥小諒而廢大倫也儼即捐俸金十兩大

書孝節雙全四字扁表其門閭烈婦乃歸不廢命撫光
節孝養漢朝惟謹自癸未迄丙戌凡溫凊視膳之禮比
予職加勤焉四載如一日乙酉九月漢朝瘡疾發烈婦
竭力扶持佐伯叔妯娌侍湯藥歷久不怠翁病增劇令
年三月漢朝捐館烈婦哀毀如喪姑時脫簪珥以襄葬
事兩喪並舉獨晳夫棺不出人初未喻其意又盡解衣
裝營身後事咸備至七月初六日告妯娌曰吾今可以
踐前言矣從此遂絕粒不食并集平日所爲詩文藁雜
燒之勺水不入口林翔乃以預先報明盡節事稟仁和
縣新令紀侯存案至十一日烈婦沐浴更衣拜辭天地

祖考出故所佩金丸仰天呑之曰我佩此三年矣向之不死徒以翁在耳今婦道已完而子職亦畢吾可以下報夫子矣士林聞之知其必死皆爭爲詩文以美之黏四壁皆滿馮景聞其事而未詳也及門有仁和文學吳濤者平生喜激濁揚清暮范孟博之爲人每見忠孝節義事輒津津樂道不去口君子人也十七日走烈日中謁景白其事甚悉因求景爲文褒之意極勤懇景曰比日所傳聞異辭而小人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者則曰曾如蘭爲情死非爲節孝義烈死也或又以復言非信期死非勇少之至有訾其好名者景聞之大怒曰人而

無情何以謂之人旣謂之人惡得無情天下惟無情之人不可以爲忠孝節義事如曾烈婦之所爲可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矣衛共姜之匹也雖孔子復生必褒之且信近於義言可復也使死者復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三軍可奪帥今匹婦不可奪志非大勇而能爾乎抑忠孝節義誰則無名故教曰名教節曰名節聖人亦疾沒世而名不稱名者實之賓也善乎范忠宣公之言曰人若避好名之嫌則終身無爲善之路矣彼妄議曾烈婦者徒自絕耳曾何傷於日月乎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若輩雖曾讀數行書而闇於大義如是

與目不識一丁字者何以異亦不足與辨也濤大喜曰
近日言人人殊必得夫子一昌言則羣淆都息惡可以
已𤋮曰少安俟蓋棺而後可論定無躁也且吾聞凡人
能自成千古入聖域者臨命終時煖氣或從頂出或從
目出必生天上濤問何徵𤋮曰曾記雜賓經有頌曰頂聖眼生天人心餓鬼腹吾常篤信其理
明日將親至其家驗之因屈指計之曰烈婦餓至明朝
已十三日矣將化恐不得久留人間耳聞之不如目見
之之爲眞遂約濤詰朝偕至林家問翔索觀仁邑前後
批辭皆手錄以歸又詢翔烈婦近狀何若翔曰今亾弟
婦自頸以下婦輩按之通冷如鐵惟頭面尚熱氣奄奄

不經耳景攤兩手字謂濤曰克滄吾昨言如何濤曰信七月二十日丁丑時烈婦自起櫛沐正襟危坐索紙筆賦詩曰鏡裏菱花冷三年淚未乾已終姑舅老復咽雪霜寒我自歸家去人休作烈看西陵松柏下夫子其盤桓後書林門曾如蘭臨去題此九字擲筆端坐仰項而瞑大斂時額猶汗出顏色如生餓始初六日至是凡十四晝夜烈婦生於康熙十一年壬子十月十四日享年三十五烈婦終時光節七歲矣踊而號稽顙謝弔客如成人禮皆悲歎曰微烈婦忍死立孤不及此

爲景贊曰嗚呼如節孝林烈婦曾高行者從容就義百

折不回一死重於泰山豈非巾幗中之烈丈夫哉彼鬚頳如戟而迴面汚行甘心作繞指柔者皆將不得自比於人矣悲夫

烈婦蓋棺後紳士哀誄褒貞之章甚多而宗室鎭浙將軍諸公大書之死靡他四字首製扁以旌其廬萬人觀瞻無不感悅咸曰彼羣邪毀正者罪不容於死

毛節婦傳

節婦者馮氏毛人慶妻景族父羣玉公女也羣玉公負北郭讀書老好奇家貧無甔石儲顧性嗜圖書古琴研之屬常奏記幕府諸公皆有所遺又時時爲兒子竊去

晚謚困常語吾父生男不若女孝且慧嫁女得所吾獲死如甘寢矣吾父素才毛子爲之媒遂婚焉越一夕而羣玉公死是時節婦年十九歸毛子相對甚莊後二年毛子夭無後一女在襁緥毛子屬纊目不瞑婦大慟曰吾不從一而更二者有如日乃瞑其祖八十餘歲貧無業欲嫁節婦婦孝故難於發口而屬姻婭微言其意婦不荅毛子之姑陳同居利其媒乃得財數爲甘言誘之婦怒曰是何言不宜入吾耳陳亦怒絕不予飲食冀婦改志婦卒不改自是日給一餐而命行汲於路問曰若能乎婦毅然應曰能天未明道無人跡乃提甕之井所

舒緩而汲兩手抱甕歸一再往水濺裙襦自若也祖臥牀頓足曰何苦荷荷陳卒無如何節婦自此病矣毛子沒後三年康熙乙丑冬十月節婦竟餓死

論曰以族妹之賢而景入客遊家貧不能繼粟肉購醫藥以延其年也彼志則終矣吾何以自比於人古人有言餓死事小失節事大賢哉節婦眞能成其大抑世亦有潔清自愛而輒饑難忍俯首苟活者可勝道哉可勝道哉

盧母朱太君墓誌銘

友人盧之翰天羽氏少而孤事其本生母朱太君至孝

母以壽終盧子兗喪而猶涕泣家貧厝淺土今始克葬
迺狀母節行而屬景爲之誌且銘景嘗以猶子誼登堂
拜母矣且望衡對宇熟悉嘉懿烏敢以無文辭謹按狀
母朱姓系出先朝甲申賊破京師舉家竄逸不知所終
母賴舅氏王公官京師藏匿母遂依以成長 句 時盧府
君筮仕得建平縣丞元配蔣孺人病殞京邸未得之任
聞旅舍有賢能女賓筵行尉咄嗟而辦府君驚異謂有
絡秀風然知其系出天潢未敢以篷室請也居停主人
微以言偵王公時王公國變失官貧病且死乃謂母曰
汝姓不容於天壤矣吾又旦晚入地汝將何依盧丞可

人汝胄降志屈體託以終身乎母流涕受命已而王公卒母必視含斂行喪而後歸竝之任遭時多故羽書旁午公私交困母數諫府君辭五斗米會署令事前令杜某貪殘府君撫之以寬仁時旱澇洊至青犢黃巾遍四郊

興朝兵至府君知天命有歸且感母言解印綬去民遮道留之不得至今建平遺愛在人猶歌思之母性仁孝有遠識知大體父母遇難不能隨時泣血哀思及歸府君持齋繡佛以報所生白首無閒蔣孺人既抱痾家事一委母母不辭勞劇公勤廉平上下內外無不安之一

飲一食必先人後己府君爲丞時有戚某窮而來歸母曰是其爲人也貪而鄙貪則不顧義鄙者見小難大任宜厚遺而遠之府君不從其後卒僨事如母言人服其先見云府君旣廉吏家無長物又遭大祲斗米一金食指繁母拮据女紅供饘粥府君晚年得奇疾丙夜狂呼叫號申旦母六十日不解衣帶視湯藥無倦及辛丑府君洎蔣孺人相繼沒之翰甫九齡升斗皆從母十指中辦貧不能就外傅母教之讀書口授日課嘗曰願兒子學行有成老人啜水亦甘貧何患及長爲之娶婦又百計營府君蔣孺人窀穸乙卯之翰舉一子而婦殞母翼

而長之覓乳無力輔以乾𥻗積勞成疾以沒於是之翰
椎胸泣血告所知曰微吾母顧復恩深不孝父子烏能
成立有不斬吾宗爲若敖氏也幾希矣先是蔣孺人生
一子之謙五孫皆前死已而之謙壽終母哭曰大宗不
可絕宜以吾孫繼其明大誼皆此類母生故明萬歷庚
申年正月廿一日沒於康熙庚申年六月廿七日享年
六十有一生一子即之翰女與孫各二未卒前七日預
言死期是日沐浴更衣朗誦金剛經已髣髴如見西方
之人來接引者蓋母事佛勤不茹葷者二十年所固宜
有是也府君諱承芳字鬱長今卜月日葬母駝𪩘嶺之

陽銘曰

奕奕天潢河山既改別一孱女國亡家殆屈體奉匜胥征匪怠育子閔斯其德靡悔又鞠童孫湛恩如海王符支子外家何在而子而孫顯揚有待宰木蒼蒼墓田每每奠茲幽堂聿光千載

此先祖生妣也考妣葬駝巘嶺已久難於啓窆合葬遂別卜地於城北古蕩之原葬焉元文不欲改易爲明著其實庶久遠不疑焉文昭謹識

解春集文鈔卷第十二終